



康梁徐討  
袁文

附孫洪伊  
文

金山  
正埠

# 世界日報

二十二年來始創專電新聞

SAI GAI YAT BO

848 WASH. ST.

San Francisco, - - Cal., U. S.A.

本報爲美洲華僑報館之先河灌輸文明之鼻祖宗旨正大言  
電始創消息靈敏新聞材料極爲豐富圖畫諧談無一不備  
海外僑胞所信仰一昏風行于五大洲者誠以本報之專電靈  
將閱報價目詳列如下

本華埠內派到全年六元 半年三元五 一季二元 一月  
外派到或郵寄均照各國每年十元 美屬檀山各埠及小呂  
墨國古巴等處全年七元 半年四元 一季二元三 一月  
巴拿孖秘魯各國每年十元 半年伍元五 一個月一元  
美銀無論取閱久暫報費均仰光惠如以小數未便寄來或託  
掛號蓋印認取按期照交亦可如蒙 垂愛請將華名西字招  
日呈覽

# 康有爲勸袁世凱退位書

慰庭總統老弟大鑒、兩年來承公篤念故人、禮隆三聘、頻電諮訪、累勞存問、令僕喪畢、必至京師、猥以居廬、莫酬厚意、今當大變、不忍三緘、棟折榱壞、僑將壓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明公垂察焉、自籌安會發生、舉國騷然、吾竊謂今之紛紛者、皆似鎖國閉關之所爲、未聞立國之根本、又未籌對外之情勢者也、夫以今中國之岌岌也、苟能救國而強富之、則爲共和總統可也、用帝制亦可也、吾向以爲共和立憲帝制者、皆藥方也、藥方無美惡、以能愈病爲良方、治體無美惡、以能強國爲善治、若公能富強自立、則雖改共和而稱帝、若拿破崙、然國人方望之不暇、若不能自立、則國且危殆、不能保、復何紛紛焉、自公爲總統以來、政權專制、過於帝者、以共而可以無國會、無議員、雖德帝不能比疑、威權之盛、可謂極矣、然萬里割棄、青島戰爭、山東蹂躪、及廿五款之忍辱、舉國震驚、後商、共憂奴虜、中國之危至矣、人心之怨甚矣、方當歐戰至酣、

列強日夜所摩厲者武事也、忽聞公改行帝制、政府日夕所籌備者典禮也、行事大反、內外震駭、遂召五國干涉、一再警告、及遣大使東賀加冕大禮、道路傳聞、謂於割第五項軍政、財政、警政、兵工廠外、尙割吉林全省、及渤海全疆、以易帝位、未知然否、然以堂堂萬里之中國元首、稱帝則稱帝耳、不稱帝則不稱帝耳、雖古嘗葬操、然力能自立、安有聽命於人如臣僕者哉、且公卽降辱屈身、忍棄中國、祈請強鄰、求稱帝號、若晉之石敬瑭之於契丹、若梁蕭氏之於周、若南唐李煜之於宋、然強鄰必察民意、可以義動、不可以利誘也、今既見拒大使、辱益甚矣、且名爲賀使、必無拒理、今之被拒、益爲鬻國以易帝之證、而國民益怒矣、假令受使結約有效、若法之待安南、若英之待埃及、或要索稱臣、或名歸保護、則全國軍隊長官、必皆派監督顧問、或派駐防之兵、或收取財政之權、至是則國實已亡矣、慮留帝號、何能自娛、然公或者以伸四萬萬人之上、而甘屈於強國之下、能屈辱爲之、而國民憂亡、必大憤怒、卽諸將亦恐懼國亡而怒、不然、亦憂強國之派監軍或顧問、或易而代之、彼諸將自知權位之必不保、必不肯從公爲降虜也、則必斬木

揭竿、勝廣徧地矣、幸而見拒、中國尙得爲中國耳、然數月以來、舉國之民、士農工商販夫婦豎、莫不含憤懷怒、黨人日夕布謀、將士扼腕痛恨、頃上海鎗守使鄭汝成、已遭刺死、海軍之肇和兵艦、亦已內變、廣東旣亂、滇黔獨立、分兵兩道、入川楚、破叙攻廬、遂爭重慶、全川騷、辰沅繼失、湖南大震、武昌長沙、兵變紛告、長江將響應之、蒙古並起、而山西歸化綏遠亦淪陷、陝亂日劇、則拊北京之背、他變將作、外人將認之爲交戰團矣、公自以爲軍隊可恃乎、昔者滇黔豈非贊成帝制者哉、而今何若、今聞四川之陳宦、實與滇軍交通、而貴州朝得助餉、夕即宣布自立、恐各省軍隊、皆類此耳、廣西卽可見矣、公自問有何德及彼、以何名分範彼、而必聽命盡忠耶、吾聞鄭汝成告人曰、帝制事吾不以爲然、但無如何耳、鄭汝成者久事公、所謂忠臣親臣、贈以破格之侯封者、然乃若此、可以推全國諸將之心矣、公以封號能籠諸將之心耶、聞各省諸將、受爵多不受賀、或不受稱、而雲南唐任、且卽起兵焉、且公在清末、亦受侯封、何能因是感激而足救清祚哉、若軍旣含怒、同時倒戈、于前數年突厥摩訶末廢帝見之、吾時遊突厥、所親觀者

矣、然突厥尙遠、公未見之、辛亥之秋、武昌起兵、不兩月而十四省響應、清室遂遷、夫豈無百萬軍隊哉、而奚爲土崩瓦解也、公此所躬親其役者也、夫以清室三百年之根深蒂固、然人心既變、不能待三月而亡、公爲政僅四年耳、恩澤未能一一下逮也、適當時艱、賦稅日重、聚斂搜括、刮監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無所不至、加比款千萬、五國之巨款二萬萬、四年之間、外債多於前清、國民之負擔日重、然無一興利之事、以鹽爲中國大利而稅之、今全歸之於外、以烟爲中國大害而禁之、今反賣之於官、近者公債之新法日出、甚至名爲救國儲金、欺誘苦工而取之、以供加冕之用、故頃兵急財盡、咸疑中國交通兩銀行虧空、人爭起款、不信僞幣、其勢將倒、國會既停、選舉既廢、自治局撤、私立參政院、代民立法、則失共和之體、天下豈有號稱共和而無議員者、士怒深矣、加以水旱洊臻、盜賊滿野、民無以爲生、民怒甚矣、卽無籌安會事、尙恐大變之來、而公之左右諧媚者、欲攀附以取富貴、蔽惑聰聽、日告公者、必謂天下皆已治已安、人民莫不愛戴、密告長吏、令其妄報、僞行選舉、冒稱民意、令公不知民怒之極深、遂至生今日之大

變、漢朱浮曰、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昔孫權爲曹操勸進、操曰、是兒欲踞吾於爐火上耳、今諸吏之擁戴公者、十居八九、聞皆迫於不得已、畏懼暗殺、非出誠心、舉朝面從心違、退有後言、或者亦踞公於爐火上、假此令公傾覆耳、賈誼所謂寢于積薪之上、而火其下、火未及燃、則謂之安、以公之明、胡不察焉、且使今日仍如古者閉關之時、則公爲諸將擁戴、如宋藝祖焉、然猶未可、蓋古之稱帝者、固由力取、不必有德、然必積久堅固、而後爲之、然以曹孟德手定天下之雄、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高歡、高澄、有世濟其美之才、皆爲政數十年、舉國臣民、爲其卵育、然尙徘徊逡巡、不敢遽加帝號、五代諸主、且夕稱帝、卽歲月不保、然此皆閉關之世、若如石敬瑭者、藉外力而立、亦卽爲外虜而亡矣、夫共和非必善而宜于中國也、然公爲手造共和之人、自兩次卽總統位、宣布約法、信誓旦旦、渙汗大號、皆曰吾力保共和、誓不爲帝、以袁治平之請爲帝、于宋育仁之言復辟、則皆以法嚴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詳、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國民莫不反唇者也、徧考地球古今萬國之共和國、自拿破崙叔姪

外、未有總統而敢改稱爲帝者、美洲爲共和國者凡二十、日尋干戈矣、然皆爭總統耳、未有欲爲帝者、更未有爭爲帝者也、中世意大利及德國諸市府之總統、未有敢爲王者、卽羅馬之奧古士多、威定全國、實行帝權、亦兼用諸官職號、未敢用帝王之稱、後世襲用愷撒奧古士多者、以前代總統之名、爲元首之號、行之三百年、至君士但丁、遷都海峽、避去去元老院之議、然後愷撒之號、傳於後世、今乃爲帝者之稱、卽今德奧尊號是也、愷撒爲羅馬總統、有手平法國、強安羅馬之大功、有人進王者之月桂冠者、愷撒試戴之、其義兒勃尼斯、卽手弑之、近者墨總統爹亞士、手平墨亂、七任總統、置三百年之墨亂於泰山之安、飾以歐美之治、其文治武功、歐美人莫不推爲近今第一、吾遊墨時、曾以殊禮待我、雖號爲專制、然尙未廢國會也、更未敢稱帝號也、然第八任總統、遲不退讓、遂使馬爹羅振臂一呼、爹亞士遂夜出走、以其百戰之雄、下車搏戰、僅以身免、易曰、亢龍有悔、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故也、嚮使愷撒爹亞士、知亢龍之禍、識退讓之機、則身名俱泰、照耀天壤、惜其聰明才武、而忍俊不禁、貪而不止、遂至身死名裂、一



至于此、况才望功德、遠不及愷撤爹亞士、而所求過於愷撤爹亞士者哉、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已辱已殆矣、尙冒進不止、昔人所謂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日暮途遠、倒行逆施、則不止辱殆而已、必如愷撤而後已、求如爹亞士之能逃出、不可得矣、以公之明、何不思之、昔公之練兵小站也、僕預推轂焉、今公用以威定天下、恃小站時心齊諸將、徧布中外也、然忠貞若王士珍、自辛亥玉步之後、卽已拂衣高蹈、今雖強率而出、聞其在陸軍部上奏、於臣字必加塗抹、實與張勳之強勁同焉、雖受恩私宣、然實心清朝者也、其沈毅若段祺瑞、以公之設模範團而奪其兵柄也、乃自疑而辭去、近者頻遭刺客、日欲出亡、若蔡鍔兼資文武、舉滇來歸、而久投閑散、近且居宅無端被搜、因以恐懼、遠走舉兵、故公之心腹舊將、皆有自危之心、卽有倒戈之志、蓋以趙秉鈞之忠而鳩死、以尹昌衡之壯而久囚、以黎元洪之公而久幽、若馮國璋、張勳、陳宦、湯鄉銘、朱瑞、龍濟光、陸榮廷、皆公之股肱、藉以坐鎮南方者、乃聞宵小作間諜者、以造言生事、爲希榮邀功計、謂諸將互相聯合、各有異志、果遂頻調重兵南下以防之、或日遣刺客以殺之、致令諸

將信而被疑、忠而見謗、卽令張作霖、張紹曾、亦有嫌疑、則必鑒於趙秉鈞、段祺瑞、尹昌衡之危迫、益生攜貳耳、今各省諸將、暫爲公用者、或有奉陝豫徽耳、然師旅之長、亦難一心、然則誰非蔡鐸唐繼堯劉顯世任可澄者、但觀望待時耳、且夫各省將軍師長、率多段馮張王四人部下、咸受卵翼于諸帥、而未有隸於公、其與明公、恩義本淺、今主帥見猜、則部將生疑、咸恐不保、令之遠征、諸將卽不倒戈、誰肯爲公出死力者、且公戎旅有幾、不以遣征西南、則以防衛西北、所餘軍隊、不過三數千衆、保衛都畿、萬難他遣、則何以持久、萬一有變、更以何師剿之、頃聞模範團拱衛軍有變、誅戮無數、夫模範團拱衛軍、公之心腹干城也、然猶如此、則腹心難作、防不勝防、若各省內外聯合、公更何以爲計、辛亥之禍、魚爛瓦解、可爲殷鑒、竊爲公危之、近有新華宮內變、益令駭聳、以明公之族人、親臣之愛子、警長之要官、且猶如此、袁英及公之二十年舊僕句克明、亦咸思剗刃於公、其他內史、爲公侍從近臣、亦多有同謀者、然則公之近臣親臣若此者、正不知凡幾、皆包藏禍心、且夕伺發、互相交通、密相容匿、公宵夕寢處、何以爲安、朝

夕饗餐、何以爲食、門庭侍衛、左右僕役、何以爲用、朝覲召對、引見臣僚、何以爲信、天怒人怨、衆叛親離、至此公自思之、應亦爲骨變心驚、毛髮聳豎、無一得安者矣、昔王莽之末、親若王涉、國師若劉歆、宰相若董忠、皆謀殺之、且以宋文帝之明、而死于元兇劭之親、以明穆宗之正、而喪于韓金蓮之手、他若董卓死于呂布、王世充死于宇文文化及仇讎起于閨闈、猛獸發于輦轂、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公雖若王莽之憂不能食、李林甫之夜必移床、何以防之、昔宰相楊再思、謂一日作天子、死可無憾、果以叛誅、昔人謂左手据天下之圖、而右手以匕首刺其胸、雖愚夫不爲也、今天下洶洶、民生流血、百業停廢、皆爲公一人耳、南望川楚、慘痛何極、夫公掩宅天下四年矣、至今薄海騷騷、乃欲望統一于內國憤起外警迭來之時、平定于銀行將倒內外將變之後、必無是理矣、故欲有所望、則必無可望也、常人仕官、出將入相、亦終有歸老之時、假令公四年前汗病、不幸溘逝、已極人生之望矣、况公起布衣、而更將相、身爲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總統、今又稱帝改元、袞冕御璽、而臨軒百僚、奏臣陪位、已閱數月、亦足自娛矣、又過求之、恐有

大患矣、公自審其才、上比曾左李諸公、應遠遜之、而地位乃爲髣髴王莽、勢變之險如此、尙不急流勇退、擇地而蹈、徘徊依戀、不早引去、是自求禍也、易曰、天下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公對清室、則近篡位爲不順、對民國則反共和爲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助不祐、不吉不利、公之近狀、必無幸免矣、然則與其爲國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爲宜耶、以公之明、寧待再計乎、今僕爲中國計、爲公計、有三策焉、聞公昔有誓言、已買田宅於倫敦、若黃袍強加、則在汶上、此誠高蹈之節、遠識之至也、若公早讓權位、遯迹海外、嘯歌倫敦、漫遊歐美、曠觀天地山海之大、娛遊其士女文物之美、豈徒爲曠古之高蹈、肆志之奇樂、亦安中國保身名之至計也、爲公子孫室家計、無以逾此、今旣爲左右所誤、謬受大位、遂致內亂外拒、威信隳矣、然今爲公計、爲中國計、仍無以易此、明哲保身、當機立斷、策之上也、次則大布明令、保守前盟、維持共和、嚴責勸進文武僚吏之相誤、選舉僞冒民意之相欺、引咎罪己、立除帝制、削去年號、盡解暴斂、罷兵息民、用以靖國民之怒、塞鄰好之言、或可保

身救亡、然大寶不可妄干、天下不能輕動、今者民心已失、外侮已深、義旅已起、不能中止、雖欲退保總統之位、或無效矣、雖欲言和、徒見笑取辱耳、必不可得矣、惟公審之、若仍逆天下之民心、拒列強之責言、忘誓背信、強行冒險、不除帝制、不革年號、聊以自娛、則諸將雲起、內變颺發、雖有善者、愛莫能助、雖欲出走、無路可逃、王莽之漸台、董卓之郿塢、爲公末路、此爲下策、以公之明何擇焉、公之安危、在于今日、決于此舉、及今爲之、猶可及也、過是欲爲之亦不可得矣、悔思僕一言、則無能爲計矣、往者外論有擁戴僕爲總統之事、此誠有之、然僕力拒、亦與癸丑之夏同也、僕一書生耳、以終日讀書爲樂、懶於接客、畏覽牘公、癖耽書畫、雅好山水、自以爲南面王之樂、無以比之、而其畏事權也、僕自釋褐入部時、未嘗一到署、但憂國危、不得已而發狂言、亦如今日耳、當戊戌時、僕毗贊大政、推轂大僚者十餘人、而已身未嘗受一官、上意命入軍機、亦未嘗受、前年某大黨勢燄彌一國、戴吾爲黨魁、且欲推爲總理、吾亦力拒不受、且囑黨人切勿投票相舉、此皆公所知也、夫五聲繁會、人之所好、而墨子非樂、瘍癰穢惡、

人之所畏、而劉邕嗜痴、人之性各有所近、非能強也、况今艱難之時乎、猥以虛名、日被後生尋奢、所謂元忠肉甘、徒供獵人之羅網而已、謠言無已、後必仍多、以公之明、想能洞之、故推戴僕爲將來總統者、僕視爲兇危而力拒之、其推戴公以爲帝制者、亦爲至險、望公亦力消除之、僕之不可受總統、猶公之不可受帝號改元一也、我惟不爲總統、故敢以規公亦並謝去、運有榮悴、時有窮通、惟我與公正可互相勸勉也、追昔強學之會、飲酒高談、坐以齒序、公呼吾爲大哥、吾與公兄弟交也、今同會寥落、死亡殆盡、海外同志、惟吾與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尙存、感舊欷歔、今誠不忍見公之危、而中國從公而亡也、傳曰、忠言逆耳、藥石也、書曰、若藥不暝眩、厥疾不瘳、僕度左右之人、明知阡危、不敢逆耳、竊恃羊裘之故人、廿餘年之交舊、當中國之顛危、慮執事之傾覆、日夕私憂、顛顛愚計、敢備藥籠、救公急疾、吾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今推戴公者、姑息之美疢也、美疢不如藥石、惟智者能預見事幾、惟善人能虛受善言、不勝冒昧屏營之至、惟公圖之、佇聞明誨、北風多厲、春色維新、爲國自愛、康有爲白

## 康有爲再促袁世凱退位遠遊書

慰庭前總統大鑒、昔以天下滔滔、生靈塗炭、中國危殆、爲公一人、故妄竭欺愚、奉規執事、承公俯采中策、銷帝制、去年號、然廣西即起義師、仍怒公雖屈意言和、徒招辱而無成、果如僕言、於是廣東之義旗同揭、江浙之鞞鼓并興、不日不月、義師將遍于全國、凡此諸將皆公恃之以爲腹心爪牙、擁成帝制者也、而今爭先倒戈、皆如僕言、更聞拱衛軍內變、誅戮至白餘人、是謂腹心內變、又皆如僕言、然則公何恃而不恐乎、爲公之竊帝號以自娛也、自籌安會至今半年矣、舉國商賈停貿易、農輟耕、工罷作、士廢學、川楚血戰、死人如麻、兵之所處、荆棘不生、疫癘並作、兵之所過、掠劫淫虜、人民走避、死者之家、老婦寡妻弱子無託、疾病窮餓轉死溝壑、又不知若干人也、以每日計之、全國出產貨殖、日不知失幾千萬也、人命之死亡、日不知幾十萬也、其餘一切長吏游士人民發信發電閱報聚談、費盡日力而講求者、皆爲公退位一事、其糜盡全國人之日力心力於無用之地、雖巧歷不能算之也、嗚呼、當歐戰延長之際、乃

吾國內治岌岌之日、藉以立國延命者在此時乎、若使舉國四萬萬人、上下各用其力、明其政法、治其作業、半年以來、所值豈可算數、不意爲公一人之自娛、大亂沸騰、令中國之損害無極、一至于斯也、今姑勿論民國之有總統者、曰伯理璽天德、公司司事亦名之、其職同云爾、不可則去、總統爲國民公僕、違于法律、則審院可以革之、然若公手兩改約法、永廢國會、而自置參政立法院、自定任期十年、專賣土地人民于強鄰、卒乃自改帝制、復何法律之可言、國民之挾共和法律以責公者、太迂愚不解事、早爲公之所大笑、公豈不曰予豈有法理、辛亥之季、不過我自欲爲帝耳、故特借革命以去清室、假共和以取天下、汝等滔滔、在我套中、共和吾造之吾廢之、如戲法者之反覆手、而指揮白黑蟻隊云爾、豈能有分毫動公之中哉、故使公之人才人心兵力財力、猶有一線之希望、可以保全權位、公亦勿退位可也、聞美欵借到、公議大募兵、趕製械、以背城借一、惟今美欵不成、既全國人士、皆將陳兵仗義、大聲疾呼以逐公、聞公亦有退位之議、則公亦知難而退矣、然又聞別有奇謀、公將復立虛君而自爲總理大臣、則可駭矣、昔在辛亥之冬、公爲總理大臣時、清室允行十九條



憲法、君主已無分毫之權、〔中畧〕公若于此時奉行十九條憲法、然後理財練兵、興物質、勵教育、至于今日歐戰之時、中國已國富兵強、民安物阜、奠國基于磐石矣、雖進規外畧、龍驤虎步、無不可矣、則公之功業、光昭日月、公之相位、亦可久長、如英之小彼得十九年可也、如格蘭司頓之爲相三十年可也、其權與帝王等、其尊與總統等、而又無任期、豈不美哉、無如公有妄竊帝號之心、遂乃陽僞行共和之體、而陰厲專制之政、於是得天下而失之、夫公既由總理而總統、由總統而皇帝、大典籌備、亦既舉國稱臣、尊無二上矣、今乃由皇帝而自降爲總統、又由總統欲降爲總理大臣、得毋辱乎、公在辛亥之至安時、而不爲總理、在今日之至危、而不憚屈辱乃爲總理乎、外託虛君共和之名、內握全國大權之實、假偶神而爲廟祝、挾天子以令諸侯、公之推拍完「木旁」斷、與時宛轉、計豈不善、無如公之詭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公居高麗時、欲與日戰、則僞託俄使意、以誑中朝、公爲總理、將禪位矣、乃日口言君憲、以欺清室、公爲總統、則日言誓守共和、以欺國民、公將爲帝制、則日僞託民意推戴、以欺天下、公愚天下之慣技、既無一不售、以至爲帝矣、今又

日言開國會、復省議會、設責任內閣、人皆目笑之、蓋今則敗德無信、暴露天下、無論親疏、必不見售、不特南軍義師含憤積怒、必不容公之在位、卽北方舊部、亦慙然有恥、豈復能戴公爲執政乎、今公無事多用權術、無論如何、徒召天下之兵、促舉國之急進攻耳、僕昔創虛君共和之說、乃專以防總統之專制如公者、假使當時國民不激于感情、而採用吾言、則安有今者天下血戰之慘哉、今公猶假託于美名高義以自攬之、以退爲進、冀將來之漸復大權、則僕之創說、決不願爲公假借也、方今天怒人怨、衆叛親離之秋、藥線四伏、禍發眉睫、切身之災、間不容髮、前兩月之書、請公退位遠遊、而公不用僕言、及今欲逃匿海外、亦已難矣、事勢大變、迥非昔者、今公乃不爲身命之憂、而尙欲退爲總理大臣之異想、自古幾見曾爲皇帝舉國稱臣者、而能退爲宰相者乎、張邦昌曾行之、然卒伏其辜矣、公何不鑒焉、且又聞公至不得已、必須退位時、猶欲引清室之例、立條約爲保身命財產子孫墳墓計、嗟夫、公豈不知天下怨讟之深乎、公四年之移國大盜、豈能比有清三百年之天子乎、公以條約爲可恃乎、試問條約所藉爲何而信之乎、公許清室之歲供四百萬、公何嘗能踐約、且年來事

事欲悖約而削之、國人皆欲食君之肉、寢君之皮、一時卽有條約、其後他黨爲政、終亦毀之耳、公豈可信條約而託以身命財產子孫墳墓乎、且夫天下古今、爲帝不成、舍出奔外、豈有退步者、以吾所聞、歐美之事、凡帝王總統、以革命敗者、莫不奔逃外國、古事繁多、不克具引、今之葡萄牙廢王、尙居英國、墨之總統爹亞士、居于法國、波之總統居汝牙、敗後亦居法國、德之漢那話王、居于奧國、巴西之廢王革命後、居于葡萄牙、此皆至近易考者也、公速携眷屬子孫、遊于海外、睹其風物之美、士女之娛、其樂尙勝於皇帝總統萬萬、劉禪曰、此間樂不思蜀、於今乃是實情、吾奔亡海外十餘年、亦復樂其風土、徒以憂故國、念老親、乃爲歸計耳、若欲行樂、則豈如瑞士巴黎者乎、〔中畧〕嗟夫慰庭、行矣母及後事、詩曰、母逝我梁、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從此中國之事、與公無與、亦與袁氏無與、依照約法、共和國制設副總統者、如總統有故、則以副總統代之、則自有黎宋卿在、無勞公託、若僕昔之言虛君共和者、不過憂總統之必復專制、既專制也、將復生亂如今、姑備陳英意比之法、以告國民、爲中國之保險公司云爾、聊以空言、廣備一說、以聽國民採

用、非謂其必行也、皆與公無與也、幸毋假藉吾言損改吾說、吾不任受也、嗟夫、公以顧命之大臣而篡位、以共和之總統而僭帝、以中華之民主而專賣中華之國土、屠毒無限之生靈、國人科公之罪、謂雖三豕磔蚩尤、千刀刺王莽、尙謂不足蔽辜、但吾以謂文明之法、罪人不孥、枯骨不毀耳、公早行一日、國民早安一日、時日曷喪、及汝偕亡、公若行也、以子孫墳墓爲念、公有託于僕、僕亦可與南方義師商而力任之、公之舊人唐少川布告天下、言庚子拳匪之禍、乃發謀于公、壬子兵變之禍、亦主持於公、外論紛紛、皆謂公將行而棄其毒、至令京師生非常之慘變、遂至遷徙紛紜、京津擾擾、以公之智、豈爲此乎、望念子孫墳墓、稍留去思、毋多事、毋多言、束行裝、善自愛、

## 梁任公先生入桂之艱苦

(記者朔行)

梁任公先生、應陸幹卿都督之請、入桂勞軍、以三月四日發上海、距桂省獨立前恰十日也、首塗時、隨行者六人、及入桂境、則先生子身耳、記者固隨行之一人、中間亦分張、迨先生入桂後數日、始得追隨而至、茲篇所紀、尙有大半爲事後展轉聞知者也、

先是陸都督在桂、一切準備、略已就緒、惟必欲待先生到乃發、先生遂劍及屣及、前往赴義、其行固甚秘、然無端已作多魚之漏、北京偽政府、早四張羅網、吾儕未之覺也、然亦深自警備、以防弋人之篡、先生由滬指港時、蓋蟄伏艙底、未嘗一度以色相示舟中人也、及抵港、而邏者遂大索于舟、既不得、則尾同行諸人後、窮搜各旅館、同人乃分匿以避其鋒、不甚能相聞問、初先生擬逕越粵城、直衝梧州、同人覩此情形、共以爲危、極力阻止、不得已乃更取道越南、然入越須有護照、護照須貼相片、此又爲萬辦不到之事、然卒亦不得不取道于此途、于是同人各謀分道、惟記者獨隨行、其何術以得入越境、在越境何由棲

止以謀入桂、今尙不能宣布、要之海行則仍伏艙底、不見天日者累日、登陸後則一日數遷、而匿于萬山中者、殆浹旬也、先是滇中盼先生往甚急、敦促之書十數至、先生既亟於赴桂、不獲分身、及記者已隨侍至越、遂卽夕將命入滇、于是先生乃身無侶矣、旋犯熱病、瀕死、賴急救得無恙、而先生乃於病起後乘間著國民淺訓一書、凡十三章云、此書原稿已寄滬、記者未獲見、然書成於造次顛沛千艱萬苦之中、願我國民常念此精誠、而無或辜負也、

先生以三月十五日入越境、恰爲廣西宣布獨立之日、而先生未之知也、初陸督已於初十日派專員往越迓先生、其員與先生先後抵越、而先生既以避入故、展轉自匿、迓者遂不能得其所在、直至二十五日始得相值、而先生以二十六日乃獲成行、此十日中、北京已徧電各地、指明先生行期行蹤、及隨行人數、意欲截留或暗殺、而越地華僑、咸喧傳先生已戾止、思一見顏色、敵諜則奔走駭汗、搜旅館、截車站、越政府亦不得不與之周旋、由越入桂之路、自海防經河內諒山汽車、凡兩日程、所經站以十數、每站皆有諜者、旁觀焦灼、謂先生必無能飛渡入桂之理、然而二十七日午後三時、鎮南關司令部、列隊肅肅、齊集車站、

於國旗飛揚、軍樂嘹亮中、歡呼梁先生至矣、先生何以能至、雖記者亦不深悉、但知其於入關前、曾露宿一宵、稿餓一日而已、

先生既以二十七日抵鎮南關、關爲歷史上一紀念地、先生既至、將及薄暮、猶攀躋覽形勝、關將苦留小住、先生以急於晤陸督、不能徇其請、時正距獨立後十二日、陸督方在潯梧間行營、去關尙十日程也、二十八日破曉遂行、指龍州、鎮南關至龍州、百五十里、兼程以進、初乘山車至連城、連城者前清邊防大臣蘇元春大本營所在、其地本非軍事要隘、今駐巡兵十數而已、由連城易騎至鴨嘴灘、由鴨嘴灘易船至龍州、一日間車騎舟三易矣、午後三時遂抵龍州、蓋驛遞最駛之行程、亦不過是矣、

其最使人生感者、則沿途所經小村落小市集約五六、其居民皆懸旗燃爆、父老子弟、迎送于數里外、據軍吏言、先生行踪、官廳初亦甚秘之、然民間已竊竊傳說、歡喜相告、日日預備歡迎者、蓋一旬矣、昨日既抵南關、關將亟電省會、電局所經、消息遂布、故沿途扶老携幼、願見顏色也、及舟抵龍州、龍州鎮守使譚君、已率師規取欽廉、參謀長及道尹率所屬軍隊肅迓于江干、既登岸、而

全城爆竹之聲、喧天沸地、聚觀者空巷、記者觀此、而歎吾國民愛國之熱誠、與夫崇拜英雄之真心、不覺爲之感極而泣也、

晚間先生接見諸軍吏紳商、至十二時復發答各處電報、徹夜不寐、蓋是日甫見袁氏撤銷帝制之偽令、而陸都督自行營來電稱、有粵使來商條件、先生焦急已極、凡致陸都督電千餘言、致滇黔蜀電亦數百言云、翌晨應龍州商會教育會廣東會館之歡迎、演說共三小時、下午遂乘船赴南寧、

自龍州至南甯、江淺灘多、輪船不能行駛、雇民船以行、行六日、抵鎮龍村、沿途經太平府及馱蘆鎮各有電局、得電、知百色龍軍、已繳械投誠、龍觀光已由我軍護送至南甯矣、又得廉州隆鎮守使、欽州馮道尹電、各已獨立、先生皆以電慰勉之、至鎮龍村、南甯都督府遣第六號巡輪來迎、翌日(即初四日)舟抵南甯、陸督自潯州行營返甯相迎、舟亦以是日至、督舟泊江口相俟、遂與先生携手入城、江千萬旗齊颺、萬砲齊發、列隊肅肅入都督府、全城軍民之歡喜踴躍、更非復筆墨所能形容也、



# 秘真氏醫生

統治男女大小內外全科  
寓美大埠都板街同仁堂

DR. PE CHUN SUE  
916 GRANT AVE.  
SAN FRANCISCO, CAL.

## 自製 各科應效丸散膏丹葯水 廣告

本氏持定之宗旨以內經本經難經爲體以傷寒金櫃千金爲用以宋元各家及新譯西醫確有精理者均皆研求而本氏念同胞行旅之艱難請醫又苦於不知取藥恐虞不備是以本氏取精用宏調陰陽則除內疾和營衛可清外患將本氏經驗良方製成各科應效丸散利便同胞屢蒙 諸君讚揚稱頌儼乎壽世之靈丹本氏則感激心深奮勉詳訂務期應效神速藥到回春以副諸君之信任美意倘各埠同胞未便親來醫理者祈將病情所起之久近年幾若干口內之乾潤二便之多少全付赤銀數元寫明信內以便本氏寄上應效藥品照法用之必能立見功效付信來時照上列西字門牌交秘真氏可也

秘真氏敬識

# 廠 麵 東 廣

CANTON NOODLE FACTORY

1135 Stockton St.,

San Francisco, Cal.

Telephone China 16



廣東麵廠告白

六

世界日報印

本廠在金山大埠士得頓街壹壹三五號自製爽滑幼細靚蛋麵干窩麵通心粉桂花粉等款式數十種發行兼辦檀山苗米開張以來歷有年所深蒙各埠僑胞惠顧銷流極廣不勝銘感茲再徒事研究增設機器使麵干易於乾透於衛生上大有裨益且決無斷碎不成枝之患與別家所製者確有特色焉小號務求貨美價廉為目的非區區弋利計也而麵干共有三等另有新款窩麵俱以加足蛋料用上等麵粉凡用過者莫不稱味美爽滑酒樓餐館極之合用園口住家午餐消夜尤為便捷裝箱有十磅三十磅五十磅并有—磅庄紙盒每箱亦以三十磅五十磅為率如蒙惠顧請示函商定將麵辦呈上價錢格外計平以圖久交

司理人伍丁貴啓

# 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

梁啓超

秋霖腹疾、一臥兼旬、感事懷人、百念灰盡、而戶以外甚囂塵上、喧然國體問題聞、以厭作政譚如鄙人者、豈必更有所論列、雖然獨於茲事有所不容已於言也、乃作斯篇、吾當下筆之先、有二義當爲讀者告、其一當知鄙人原非如新進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於共和國體非有所偏愛、而於其他國體非有所偏惡、鄙人十年來夙所持論可取之與今日所論相對勘也、其二當知鄙人又非如老輩墨守家之斤斤爭朝代、首陽蕨薇、魯連東海、此個人各因其地位而謀所以自處之道則有然、若放眼以觀國家尊榮危亡之所由、則一姓之興替、豈有所擇、先辨此二義、以讀吾文、庶可以無蔽而適於正鵠也、

吾自昔常標一義以告於衆、謂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驟聞者或以此爲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論當恪守之好則、無可踰越也、蓋國體之爲物、既非政論家之所常問、尤非政論家之所能問、何以言乎不當問、當國體徬徨歧路之時、政治之一大部分、恒呈中止之狀態、殆無復政象之可

言、而政論更安所麗、苟政論家而牽惹國體問題、故導之以入徬徨歧路、則是先自壞其立足之基礎、譬之欲涉而捐其階、欲渡而舍其舟也、故曰不當問也、何以言乎不能問、凡國體之由甲種而變爲乙種、或由乙種而變爲甲種、其驅運而旋轉之者、恒存夫政治以外之勢力、其時機未至耶、絕非緣政論家之贊成所能促進、其時機已至耶、又絕非緣政論家之反對所能制止、以政論家而容喙於國體問題、實不自量之甚也、故曰不能問也、豈惟政論家爲然、即實行之政治家、亦當有然、常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改進、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職也、苟於此範圍外、越雷池一步、則是革命家或陰謀家之所爲、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當有之事也、其消極的嚴守之範圍、則既若是矣、其積極的進取之範圍、則亦有焉、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惟犧牲其平日政治上之主張、以售易一時政治上之地位、斯則成爲政治家節操問題耳、是故不問國體只問政體之一大義、實徹上徹下、而政治家所最宜服膺也、

夫國體本無絕對之美、而惟以已成之事實、爲其成立存在之根原、然憑學理爲主奴、而施人爲的取舍於其間、甯非天下絕痴妄之事、僅痴妄猶未足爲深病也、惟於國體挾一愛憎之見、而以人爲的造成事實、以求與其愛憎相應、則禍害之中於國家、將無已時、故鄙人生平持論、無論何種國體、皆非所反對、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昔吾對於在君主國體之下、而鼓吹共和者、常施反對矣、吾前後關於此事之辨論、殆不下二十萬言、直至辛亥革命既起、吾於其年九月、猶著一小冊、題曰新中國建設問題、爲最後維持舊國體之商榷、吾果何愛於其時之皇室者、彼皇室之僂辱我、豈猶未極、苟微革命、吾至今爲海外之僂民耳、後以當時皇室政治、種種予人以絕望、吾非童蹠、吾非聾聵、何至漫無感覺、顧乃冒天下之大不韙、思爲彼匈垂絕之命、豈有他哉、以爲若在當時現行國體之下、而國民合羣策羣力以圖政治之改革、則希望之、遂或尙有其期、舊國體一經破壞、而新國體未爲人民所安習、則當驟然蛻變之數年間、危險苦痛、將不可思議、不幸則亡國恒于斯、卽幸而不亡、而緣此沮政治改革之進行、則

國家所蒙損失、其何由可贖、嗚呼、前事豈復忍道、吾請國中有心人、試取甲辰乙巳兩年新民叢報中之拙箸、一覆觀之、凡辛亥迄今數年間、全國民所受之苦痛、何一不經吾當時層層道破、其惡現象循環迭生之程序、豈有一焉能出吾當時預言之外、然而大聲疾呼、垂涕婉勸、遂終無福命以荷國民之嘉納、而變更國體所得之結果、今則既若是矣、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變更國體之議又復起、此議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觀之、乃起於美國博士古德諾氏一席之談話、古氏曾否有此種主張、其主張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與某英文報記者言則謂並未嘗有此主張云）顧吾竊有感者、古氏論中要點、若對於共和君主之得失爲抽象的比較、若論國體須與國情相適、若歷舉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轍、凡此諸義、本極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國中政客如林、學士如鯽、數年之間、並此淺近之理論事實而無覺識、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國人之口以爲重、吾實惑之、若曰此義非外國博士不能發明耶、則其他勿論、卽如鄙人者、雖學識謏陋、不逮古博士萬一、然博士今茲之大著、直可謂無意中與我十年舊論同

其牙慧、特其透關精悍、尙不及我什分之一耳、此非吾妄自誇誕、坊間所行「新民叢報」「飲冰室文集」「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新中國建設問題」等不下百數十萬本、可覆按也、獨惜吾睛不藍、吾髯不赤、故吾之論、宜不爲國人所傾聽耳、夫孰謂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權、然商權自有其時、當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權之時也、過此以往、則殆非復可以商權之時也、〔湖口亂事繼起、正式大總統未就任、列國未承認共和時、或尙有商權之餘地、然亦僅矣〕當彼之時、公等皆安在、當彼之時、世界學者比較國體得失之理論、豈無一著述足供參考、當彼之時、美墨各國、豈皆太平宴樂、絕無慘狀呈現以資我龜鑑、當彼之時、迂拙愚戇如鄙人者、以羈泊海外之身、憂共和之不適、著論騰書、淚枯血盡、〔吾生平書札不存稿今無可取證然得吾書者當自知之吾當時有詩云報楚志易得存吳計恐疏又云茲括安可觸弛恐難復張又云讓皇居其所古訓聊可式自餘則有數論寄登羣報也〕而識時務之俊傑、方日日以促進共和爲事、謂共和爲萬國治安之極軌、謂共和爲中國歷史所固有也、嗚呼、天下重器也、可靜而不可動也、豈其可以翻覆嘗試、廢置如奕棋、謂

吾姑且自埋焉、而預計所以自拍之也、譬諸男女婚媾相攸伊始、宜慎之又慎、萬不可孟浪以失身於匪人、倘蹈危機、則家族親知臨事犯顏以相匡救宜也、當前此饒有審擇餘地之時、漫置不省、相率慫恿、以遂苟合、及結褵已歷年所、乃日聒於其旁、曰汝之所天、殊不足以仰望而終身也、愛人以德、宜如是耶、夫使共和而誠足以亡國也、則須知當公等興高彩烈以提倡共和促進共和之日、卽爲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時、諺有之、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人生幾何、造一次大罪孽猶以爲未足、忍又從而益之也、夫共和之建、曾幾何時、而謀推翻共和者、乃以共和元勳爲之主動、而其不識時務、猶稍致留戀於共和者、乃反在疇昔反對共和之人、天下怪事、蓋莫過是、天下之可哀、又莫過是也、

今之論者則曰、與其共和而專制、孰若君主而立慶、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吾儕平昔持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故以爲政體誠能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不可也、政體而非立憲、則無論國體爲君主爲共和、無一而可也、國體與政體本截



然不相蒙、謂欲變更政體、而必須以變更國體爲手段、天下寧有此理論、而前此論者、謂君主決不能成立憲、惟共和始能立憲、(吾前此與革命黨論戰時彼黨持論如此)今茲論者、又謂共和決不能立憲、惟君主始能立憲、吾誠不知其據何種論理、以自完其說也、吾今請先與論者確定立憲之界說、然後徐察其論旨之能否成立、所謂立憲者、豈非必有監督機關與執行機關相對峙、而政權之行使、常蒙若干之限制耶、所謂君主立憲者、豈非以君主無責任爲最大原則、以建設責任內閣爲必要條件耶、既認定此簡單之立憲界說、則更須假定一事實、以爲論辯之根據、吾欲問論者、以將來理想上之君主爲何人、更質言之、則其人爲今大總統耶、抑於今大總統以外、而別熏丹穴以求得之耶、(今大總統不肯帝制自爲既屢次爲堅決之宣言今不過假定以資辯論耳不敬之罪吾所甘受也)如曰別求得其人也、則將置今大總統於何地、大總統盡瘁國事既久、苟自爲計者、豈不願速釋此重負、頤養林泉、試問我全國國民、能否容大總統以自逸、然將使大總統在虛君之下而組織責任內閣耶、就令大總統以國爲重、肯降心相就、而以全國託命之身、當議會責任之衝、其危險

又當何若、是故於今大總統以外、別求得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不能成立也、如曰卽戴今大總統爲君主也、微論我大總統先自不肯承認也、就令大總統爲國家百年大計起見、甘自犧牲一切、以徇民望、而我國民所要求于大總統、豈希望其作一無責任之君主、夫無責任之君主、歐美人常比諸受豢之肥膩耳、優美崇高之裝飾品耳、以今日中國萬急之時局、是否宜以如此重要之人、投諸如此閑散之地、藉曰、今大總統不妨爲無責任之君主也、而責任內閣之能否成立、能否適用、仍是一問題、非謂大總統不能容責任內閣生存於其下也、現在國中欲求具此才能資望之人、足以代元首負此責者、吾竟苦未之見、蓋今日凡百艱鉅、非我大總統自當其衝、云誰能理、任擇一人而使之代大總統負責、微論其才力不逮也、而威令先自不行、昔之由內閣制而變爲總統制、蓋適應於時勢之要求而起廢之良藥也、今後一兩年間之時勢、豈能有以大異於前、而謂國體一更、政制遂可隨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卽書生迂闊之論耳、是故假定今大總統肯爲君主、而謂君主立憲即可實現、其說亦不能成立也、

然則今之標立憲主義以爲國體論之護符者、除非其於立憲二字、別有解釋、則吾不敢言、夫前清之葉末、則固自謂立憲矣、試問論者能承認否、且吾欲問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無待言、不忍於共和之敵、而欲以君主專制代之、謂爲良圖、實所未解、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暫行專制、其中有種種不得已之理由、犯衆謗以行之、尙能爲天下所共諒、今如論者所規畫、欲以立憲政體與君主國體爲交換條件、使其說果行、則當國體改定伊始、勢必且以實行立憲宣示國民、宣示以後、萬一現今種種不得已之理由者、依然存在、爲應彼時時勢之要求起見、又不得不仍行專制、吾恐天下人遂不復能爲元首諒矣、夫外蒙立憲之名、而內行非立憲之實、此前清之所以崩頽也、詩曰、殷鑒不遠、在下后之世、論者其念諸、

且論者如誠以希求立憲爲職志也、則曷爲在共和國體之下、不能遂此希求、而必須行曲以假塗於君主、吾實惑之、吾以爲中國現在不能立憲之原因、蓋

有多種、或緣夫地方之情勢、或緣夫當軸之心理、或緣夫人民之習慣與能力、然此諸原因者、非緣因行共和而始發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滅、例如上自元首、下及中外大小獨立官署之長官、皆有厭受法律束縛之心、常感自由應付爲便利、此即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于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例如人民絕無政治興味、絕無政治智識、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組織真正之政黨、以運用神聖之議會、此又憲政一大障礙也、問此於國體之變不變有何關係也、諸類此者、若令吾悉數之、將累數十事而不能盡、然皆不能以之府罪於共和、甚章章也、而謂共和時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時代即能得之、又謂君主時代能得者、共和時代決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爲中國而思實行立憲乎、但求視新約法爲神聖、字字求其實行、而無或思遜於法外、一面設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機會、而毋或壅其智識闕其能力挫其興味壞其節操、行之數年、效必立見、不此之務、而徒以現行國體爲病、此朱子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

主張變更國體者、最有力之論據、則謂當選舉總統時易生變亂、此誠有然、

吾十年來不敢輕於附和共和、則亦以此、論者如欲自伸其現時所主張、以駁詰我、吾勸其不必自行屬稿、不如轉錄吾舊著、較爲快痛詳盡也、今幸也茲事既已得有比較的補救良法、蓋新頒之大總統選舉法、事實上已成爲終身總統制、則今大總統健在之日、此種危險問題自未由發生、所憂者、乃在今大總統千秋萬歲後事耳、夫此事則豈復國民所忍言、然人生血肉之軀、卽上壽亦安能免、固無所容其忌諱、今請遂爲毋諱之言、吾以爲若天佑中國、今大總統能更爲我國盡瘁至十年以外、而於其間整飭紀綱、培養元氣、固結人心、消除隱患、自茲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若昊天不弔、今大總統創業未半、而遽奪諸國民之手、則中國惟有糜爛而已、雖百變其國體、夫安有幸、是故將來中國亂與不亂、全視乎今大總統之壽命、與其御宇期內之所設施、而國體無論爲君主爲共和、其結果殊無擇也、聞者猶有疑乎、請更極事理以質言之、夫君主共和之異、則亦在元首繼承法而已、此種繼承法、雖今元首在世時制定之、然必俟今元首卽世時而始發生效力、至易見也、彼時所發生之效力、能否恰如所期、則其一當視前元首生前之功德威信、能否及於身

後、其二當視彼時有無梟雄跋扈之人、其人數之多寡、其所憑藉是否足以持異議、吾以爲立此標準、以測將來、無論爲君主爲共和、其結果常同一也、現行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後任大總統、應由前任大總統推薦、預出其名、以藏諸石室金匱、使今大總統一面崇闕其功德、而鞏固其威信、令國人心悅誠服、雖百世之後、猶尊重其遺令而不忍悖、一面默察將來易於釀亂之種子、在何處、思所以預防維而消弭之、其種子存乎制度上耶、則改其制度、毋使爲野心家之資、其種子存乎人耶、則裁抑其人、導之以正、善位置而保全之、毋使陷於不義、〔漢光武宋太祖優待功臣之法〕更一面慎擇可以付託大業之人、〔依大總統選舉法無論傳賢傳子純屬前任大總統之自由也〕試以大任以養其望、假以實以重其威、金匱中則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隨舉不足重輕之二人以爲之副而已、如是則當啓匱投票之時、豈復有絲毫紛爭之餘地、代代總統能如是、雖行之數百年而不敝可也、而不然者、則區區紙片上之皇室典範、抑何足恃、試歷覽古來帝王家之掌故、其陳尸在堂稱戈在闕者、又何可勝數、從可知國家安危治亂之所伏、固別有在、而不在憲典形式上之共和君主明矣、論者盛

引墨西哥之五總統爭立及中美南美葡萄牙之喪亂、以爲共和不如君主之鐵證、推其論指、得母謂此諸國者、苟變其國體爲君主而喪亂遂可以免也、吾且詰彼、彼爹亞士之統治墨西哥三十年矣、而今歲五月（月份記不確）始客死於外、使因總統繼承問題而致亂、則亂而起于今年耳、若謂國體果爲君主斯可以母亂、且使爹亞士當三十年前、而有如古德諾者以爲之提示、有如籌安會者、以爲之鼓吹、而爹氏亦憬然從之以制定其皇室典範、則墨人宜若可以長治久安與天同壽矣、而豈知苟爾爾者、則彼之皇室典範未至發生效力時、彼自身先已遜荒於外、其皇室典範、猶廢紙也、夫及身猶不能免於亂、而謂死後恃一紙皇室典範可以已亂、五尺之童、有以知其不然矣、故墨西哥之必亂、無論爲共和爲君主、其結果皆同一也、所以者何、爹亞士假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在職三十年、不務培養國本、惟汲汲爲固位之計、擁兵自衛以劫持其民、又慮軍隊之驕橫、遂常挑間之以使互相反目、已之操縱、摧鋤異己、惟力是視、其對於愛國之士、或賄收以變其節、或暗殺以戕其生、又好鋪張門面、用財如泥、外則廣借外債、內則橫征暴斂、以至民窮財盡、無可控愬、吾

當十年前嘗評爹氏爲並時無兩之怪傑、然固已謂彼死之後洪水必來、墨民將無焦類矣、（此皆吾十年前評爹氏之言嘗見於新民叢報及新大陸游記非今日於彼敗後而始非訾之也、吾友湯覺頓亦嘗著一文述爹氏之政治罪惡其言尤爲詳盡見國風報湯文出版時墨亂方始起也）由爹氏之道以長國家、幸而託於共和之名、猶得竊據三十年、易以君主、恐其亡更早矣、中美南美諸國亦然、歷代總統、皆以武力爲得位之階梯、故武力相尋無已時、共和不適、固不失爲致亂之一原因、若謂此爲唯一之原因、吾有以明其不然矣、若葡萄牙改共和後不免於亂、斯固然也、然彼非因亂又何以成共和、前此亂時其國體非君主耶、謂共和必召亂、而君主卽足以致治、天下寧有此論理、波斯非君主國耶、土耳其非君主國耶、俄羅斯非君主國耶、試一翻其近數十年之歷史、不亂者能有幾稔、彼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亦如此、則何說也、我國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之時、亦曾無選舉總統之事、而喪亂慘酷、一如墨美、則又何說也、凡立論者徵引客觀之資料、不能專憑主觀的愛憎以爲去取、果爾者不能欺人、徒自蔽耳、平心論之、無論何種國體、皆足以致治、皆足以致亂、治亂之



大原、什九恒繫於政象、而不繫於國體、而國體與國情不相應、則其導亂之機括較多且易、此無可爲諱也、故鄙人自始不敢妄倡共和、至今仍不敢迷信共和與公等有同情也、顧不敢如公等之悍然主張變更國體者、吾數年來懷抱一種不能明言之隱痛深慟、常覺自辛亥壬子之交、鑄此一大錯、而中國前途之希望、所餘已復無幾、蓋既深感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又深感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是用怵惕彷徨、憂傷蕉萃、往往獨居深念、如發狂易、特以舉國人力皆心灰意盡、更何必更增益此種楚囚之態、故反每作壯語以相煦沫、然吾力已幾於不能自振矣、

吾友徐佛蘇、當五六年前常爲我言、謂中國勢不能不革命、革命勢不能不共和、共和勢不能不亡國、吾至今深味其言、欲求所以祓此妖讖者、而殊苦無術也、夫共和國體之難以圖存、公等當優能言之矣、吾又謂君主國體之難以規復者、則又何也、蓋君主之爲物、原賴歷史習俗上一種似魔非魔的觀念、以保其尊嚴、此種尊嚴、自能於無形中發生一種效力、直接間接以鎮福此國、君主之可貴、其必在此、雖然尊嚴者不可褻者也、一度褻焉、而遂將不復

能維持、譬諸范彫土木偶、名之曰神、昇諸閼殿、供諸華龕、羣相禮拜、靈應如響、忽有狂生拽倒而踐踏之、投諸溷流、經旬無朕、雖復昇取以重入毀龕、而其靈則已渺矣、自古君主國體之國、其人民之對於君主、恒視爲一種神聖、於其地位不敢妄生言思擬議、若經一度共和之後、此種觀念、遂如斷者之不可復續、試觀並世之共和國、其不患苦共和者有幾、而遂無一國焉能有術以脫共和之軌、就中惟法國共和以後、帝政兩見、王政一見、然皆不轉瞬而覆也、則由共和復返於君主、其難可想也、我國共和之日、雖曰尙淺乎、然醞釀之則既十餘年、實行之亦既四年、當其醞釀也、革命家醜詆君主、比諸惡魔、務以減殺人民之信仰、其尊嚴漸褻、然後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當國體驟變之際、與既變之後、官府之文告、政黨之宣言、報章言論、街巷之談說、道及君主、恒必以惡語冠之隨之、蓋尊神而入溷流之日久矣、今微論規復之不易也、強爲規復、欲求疇昔尊嚴之效、豈可更得、復次共和後規復君主、以舊王統復活爲勢最順、使前清而非有種族嫌疑、則英之查理第二、法之路易第十八、原未嘗不可出現于我國、然滿洲則非其倫也、若新建之

皇統、則非經若干年之艱難締構功德在民、其克祈永命者希矣、是故吾數年來、獨居深念、亦私謂中國若能復返於帝政、庶易以圖存而致強、而欲帝政之出現、惟有二途、其一、則今大總統內治修明之後、百廢具興、家給人足、整軍經武、嘗膽臥薪、遇有機緣、對外一戰而霸、功德巍巍、億兆敦迫、受茲大寶、傳諸無窮、其二、則經第二次大亂之後、全國鼎沸、羣雄割據、剪滅之餘、乃定於一、夫使出於第二途耶、則吾儕何必作此祝禱、果其有此、中國之民無子遺矣、而戡定之者是否爲我族類、益不可知、是等於亡而已、獨至第一途、則今正以大有爲之人、居可有爲之勢、稍假歲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國前途一線之希望、豈不在是耶、故以謂吾儕國民之在今日、最宜勿生事以重勞總統之厯慮、俾得專精壹慮、爲國家謀大興革、則吾儕最後最大之目的、庶幾有實現之一日、今年何年耶、今日何日耶、大難甫平、喘息未定、強鄰脅迫、吞聲定盟、水旱癘蝗、災區徧國、嗷鴻在澤、伏莽在林、在昔哲后、正宜撤懸避殿之時、今獨何心、乃有上號勸進之舉、夫果未熟而摘之、實傷之根、孕未滿而催之、實戕其母、吾疇昔所言中國前途一線之

希望、萬一以非時之故、而從茲一蹶、則倡論之人、雖九死何以謝天下、願公等慎思之、詩曰、民亦勞止、汽可小息、自辛亥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滿洲立憲、忽而五族共和、忽而臨時總統、忽而正式總統、忽而制定約法、忽而修改約法、忽而召集國會、忽而解散國會、忽而內閣制、忽而總統制、忽而任期總統、忽而終身總統、忽而以約法暫代憲法、忽而催促制定憲法、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而摧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今日對內對外之要圖、其可以論列者、不知凡幾、公等欲盡將順匡救之職、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詒國家以無窮之戚也、

吾言幾盡矣、惟更有一二義宜爲公等忠告者、公等主張君主國體、其心目中將來君主爲誰氏、不能不求公等質言之、若欲求諸今大總統以外耶、則今大總統朝甫息肩、中國國家暮即屬續、以公等之明豈其見不及此、見及此而猶作此陰謀、寧非有深仇積恨於國家、必絕其命而始快、此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若即欲求諸今大總統耶、今大總統即位宣誓之語、上以告皇天后土、

下則中外舍生之儷實共聞之、年來浮議漸興、而大總統偶有所聞、輒義形於色、謂無論若何敦迫、終不肯以奪志、此凡百僚從容瞻覲者所常習聞、卽鄙人固亦歷歷在耳、而馮華甫上將且爲余述其所受誥語、謂已備數椽之室於英倫、若國民終不見舍、行將以彼土作汝上、由此以談、則今大總統之決心可共見也、公等豈其漫無所聞、乃無端而議此非常之舉耶、設念及此、則侮辱大總統之罪、又豈擢髮可數、此亦四萬萬人所宜共誅也、

復次公等曾否讀約法、曾否讀暫行刑律、曾否讀結社集會法、曾否讀報律、曾否讀一年來大總統關於淆亂國體懲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爲國民者應有恪遵憲典法令之義務、乃公然在輦轂之下、號召徒衆、煽動革命、凡謀變更國體則謂之革命此政治學之通義也、執法者憚其貴近、莫敢誰何、而公等乃益白晝橫行、無復忌憚、公等所籌將來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紀綱、則既被公等破壞盡矣、如曰無紀綱、而可以爲國也、吾復何言、如其否也、則請公等有以語我來、且吾更有願爲公等進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議、其不願徒託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張者能實見施行、更申言之、則

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國體一度建設、則基業永固、傳諸無窮也、夫此基業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傳諸無窮、其必自國家機關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當開國承家伊始、而首假塗於犯法之舉動以爲資、譬諸欲娶婦者、橫挑人家閨闔、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節操可毋沾沾也、則其既爲吾婦之後、又有何詞以責其不貞者、今在共和國體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張胆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共和、則他日在君主國體之下、又曷爲不可以明目張胆集會結社以圖推翻君主、使其時復有其他之博士提出別種學說、有其他之團體希圖別種活動、不知何以待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謀國者而出於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以不可繼者詔示將來、其不祥不亦甚耶、昔于令升作晉紀總論、推原司馬氏喪亂之由、而歎其創基植本異於三代、陶淵明之詩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嗚呼吾觀於今茲之事、而隱憂乃無極也、(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後、得所謂籌安會者寄示楊度氏所著君憲救國論、偶一翻閱、見其中有數語云、(蓋立憲者、國家有一定之制法、自元首以及國人、皆不能爲法律外之行動、賢者不能逾法律而爲善、

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爲惡、深歎其於立憲精義、能一語道破、惟吾欲問楊氏所長之籌安會、爲法律內之行動耶、抑法律外之行動耶、楊氏賢者也、或能自信非踰法律以爲惡、然得毋已踰法律以爲善耶、嗚呼、以昌言君憲之人而行動若此、其所謂君憲者從可想耳、而君憲之前途亦從可想耳、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以生平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如鄙人者、曷爲當前此公等第一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嘵嘵取厭、當今日公等第二次主張變更國體時而復嘵嘵取厭、夫變更政體、則進化的現象也、而變更國體、則革命的現象也、進化之軌道、恒繼之以進化、而革命之軌道、恒繼之以革命、此徵諸學理有然、徵諸各國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謀國者必憚言革命、而鄙人則無論何時皆反對革命、今日反對公等之君主革命論、與前此反對公等之共和革命論、同斯職志也、良以中國今日當元氣彫敝汲汲顧影之時、竭力裁之、猶懼不培、並日理之、猶懼不給、豈可復將人才日力耗諸無用之地、日擾擾於無足重輕之國體、而阻滯政體改革之進行、徒阻滯進行、猶可言也、乃使舉國人心皇皇、共疑駭於此種翻雲覆雨之局、不知何時焉而始能稅

駕、則其無形中之斷喪、所損失云何能量、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嗚呼、論者其念之哉、其念之哉、或曰、革命者事實之不得已也、天下惟已成之事實爲不可抗、吾子疇昔抗之不已以自取慘辱、今何必復爾爾者、惟然、吾固知之、然使吾捐棄吾良心之所主張、吾之受性、實有所不能、故明知其無益焉、而不能以自己也、屈原賈志於汨羅、而賈生損年於墮馬、問其何以然、恐非惟不喻於人、抑亦不自喻也、吾昔曾有詩云、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吾生平之言亦多矣、爲抵言之經十年之後、未有不繫人懷思者、然非至十年以後、則終無道以獲國人之傾聽、其爲吾之不幸耶、其爲國家之不幸耶、嗚呼、吾願自今十年之後、國人毋復思吾今日之言、則國家無疆之休焉耳、

## 國體問題與外交

吾對於外間所謂國體問題者、既已辭而闕之矣、惟於外交方面、尙未論及、今約略一商榷如下方、



變更國體、於內治尙能生若何之效果、茲勿贅論、但曷爲方歐戰方酣之今日、忽倡此議、若有迫不及待者存、吾實惑之、推論者之意、得毋欲乘列強多事之秋、無暇相干涉、而我乃得孤行其意也、夫一國國體之變革、本爲戶以內之事、苟非緣此釀出大擾亂、以妨及國際間之治安、則外人應無所容其干涉、不必乘人多事而始圖之也、雖然干涉與不干涉、其道存諸我、承認與不承認、其權操諸人、雖不干涉矣、而其承認新國體、猶必出以觀望、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徵諸民國之已事、而最易見也、就令非有意觀望、然既無干涉之餘暇、則亦必無承認之餘暇甚明也、故以吾料之、我國若於今日變更國體、就令列強皆無違言、而欲其完全正式承認、則非俟歐洲平和會議告竣之日、決無望也、夫此次之平和會議、其必不徒解決歐洲問題而已、而遠東問題、必爲重要議案之一、此稍有識者所能見及也、故我外交當局、方日籌將來所以參預折衝之道、今若忽焉變更國體、未經承認、則並國際團體之資格而失之、更何塗以求參預、於斯時也、恐有自命爲遠東主人翁者、代表我以解決一切、則吾國其從茲已矣、信如是也、則今之倡變更國體說者、雖萬死

何以謝天下也、

復次遠東之局、雖爲歐美人所深注意、而其發言力最強者、實惟我肘腋間之一國、此衆所同見也、此一國既有承認之餘暇、則亦有干涉之餘暇、謂我國生此大事、彼不乘機謀交換利益、而袖手以相承認、雖五尺之童、有以明其不然也、其不應耶、試揣彼力能否相撓、不必積極的干涉、但使消極的不承認、則新皇室其既旰食矣、其應之耶、試環觀國人對於彼之惡感爲何如、遷就之以締造新皇室、則新皇室之府怨於民又何如者、而謂能長治久安、吾未之前聞、信如是也、則今之倡變更體說者、又雖萬死何以謝天下也、以上所陳、皆至淺之事理、不易之形勢、而今也國體論八表同昏、似於此毫未有所覺察、吾雖欲無言、又安能無言、

京津泰晤士報、論梁啓超氏關於國體問題之近著云、梁氏之文既出、京津各大報、咸爭先登載、輿情深爲所感動、而一般惴惴於國體變更、或至復起內亂者、其傾倒之情、尤爲切摯、梁氏以著作家、而具有如此勢力、環顧中國、直可謂並世無兩、

## 徐勤忠告龍氏兄弟書

子誠怡庭將軍執事、仰慕麾下之威名、荷蒙綢繆於夙昔、握手談讌、陪聽下風、三年於茲矣、每念眷待之隆、愧無以報、近者事變、竊爲將軍身世計、感舊徘徊、不能無以告也、袁世凱以狡僞詐佞之才、幸遭時變、得竊大位、乘種族之革命、假南軍之勢力、以欺脅寡婦孤兒、賣舊君、篡前朝、以窺伺神器、其愚弄天下、固已甚矣、自爲總統以來、暴稅苛徵、民生憔悴、任貪使詐、廉恥掃地、借外債數萬萬、皆以營一己之私、而無一爲興利之事、鹽稅爲中國之大利、而押與外人、烟既與外人約禁、而又自賣之、名爲救國儲金、竭小民脂膏、實以爲加冕之用、於是挾其金錢、買報館而掩天下之目、布偵探以箝天下之口、行暗殺以遏天下之氣、甚至以共和之國、而背約法、停國會、廢選舉、絕自治、力行專制、以破壞民主之國體、誓保護共和、而改稱帝制、密授意長吏、而僞稱民意、四年以來、割外蒙西藏萬里之地于英俄、送東三省東蒙十五款于日、乃至第五款之軍政財政警察顧問兵工廠、亦願協商、竟派周自齊爲大使、名賀加

冕、實爲賣國、自第五項外、加割吉林全省、渤海全疆、以爲祈請易帝之承認、幸雲南兵起、貴州響應、強鄰知吾國真民意所在、拒使不受、否則五千年聖賢豪傑締構之中國、四萬萬神明之胄之同胞、皆爲袁世凱所賣矣、此真神人所共憤、天地所不容、決東海之波、洗其惡而不盡、罄南山之竹、書其罪而難窮、自有生民以來、元惡大憝、未有若袁世凱之甚者也、鄙人匹夫耳、猶懷魯連蹈海之志、以將軍之英武、撫百粵之貔貅、聞袁世凱改帝之事、應如何髮指目裂、奮厥武怒、乃聞將軍爲之擁衛帝制、甘爲臣奴、天下駭之、志士恥之、義士笑之、黨人恨之、此誠鄙人日夜思之而不得其解者也、夫袁世凱背故君、篡清朝、而代之帝、將軍乃爲之臣、而反顏事仇、出其死力而捕縛義士、公清夜自思、何以爲心、行步顧影、何以爲容、攬鏡自照、何以爲顏、檢舊朝之服章、思爵位之所自、寧能不汗顏浹背、忸怩內愧乎、或者以袁世凱能以王公高爵相待、兄弟典戎分藩、足以爲榮乎、袁氏授將軍兄弟公伯之爵、在雲南兵起之後、蓋欲以籠絡公耳、名爲尊寵之、實則疑忌之、近者惠州淡水之役、黨人不過三百、剿戮不過數十、而公得郡王之封、比之左文襄之平定萬里新疆、僅得

侯爵、何其遠哉、清末以侯爵封袁世凱、彼何常感激圖報、夫銀行之將倒者、亂出銀紙、今袁世凱之王公、乃倒敗銀行之銀紙耳、豈足爲真、而可通行乎、而公得倒敗銀行之銀紙、歡喜自娛、歸欺其家人、豈不愚哉、且使袁世凱之帝制而必成、公不恥爲貳臣而扳附、然而將軍與袁世凱實無一面交也、前年春夏之間、袁世凱決欲去公、某君爲公爭之、謂鎮粵亂、非公不可、袁世凱曰、吾與龍某不相識、不能以粵地之重相付託、卒命陸建章代公、陸畏粵亂不敢來、其餘袁之心腹、皆力辭粵命、遂不得已聽公、而索子爲質、陰令李國筠來相監察耳、當是時、公鑒尹昌衡入獄之禍、兄弟動色驚心、預備香港之宅、經營廣西之鑛、爲避地計、公寤忘之乎、且袁世凱之生平、非其私人不用、烏盡弓藏、彼豈能推心信用公哉、危則相依、飽則相棄、漢則韓彭蒯醢、明則藍胡株連、乃古今之故、自然之理也、卽用其私人、猜忌亦甚、故以趙秉鈞之爲佐命盡忠而鳩死、以王治馨應夔臣之効力盡能而暗誅、近者段祺瑞何爲而去、張勳、馮國璋、何爲而疑、彼四帥者起自小站、與共艱難、數十年佐成大業、今旣日聞刺客之事矣、將軍與袁世凱之交舊、與趙段張馮四帥孰親、將軍爲袁世凱立功

、與趙段張馮孰大、趙段張馮尙如此、公更何如哉、今誠爲彼效死盡忠、背逆舊君、捕戮新黨、甘爲貳臣、不避天下之恥辱、不慮後史之譏笑、袁世凱帝制定後、豈能容不相識之跋扈將軍哉、且公既爲郡王矣、後更何以酬庸、功高不賞、不以趙秉鈞待公、而何待焉、且假令袁世凱能容公、袁克定之猜忌老將尤甚、從來老將怏怏、非少主臣、彼能刺段祺瑞張勳馮國璋、何愛于公、而不去公哉、竊聞良禽擇木而棲、人臣擇主而事、公之竭死力以事袁世凱、而他日之得效必若此、何其左也、假令袁世凱能成帝制、彼亦祇鬻國若石敬瑭張邦昌劉豫耳、况日本近已集重兵于青島大連之間、將以袁氏爲大院君乎、既爲小朝廷、若高麗安南焉、軍政之權、待命強國、強國必將遍發駐防之兵、將易公之兵權而代之、今公之所以媚事袁世凱者、爲保祿位耳、終則祿位不能保、而中國且永亡焉、是公爲亡國之勳臣也、公卽不自計、獨不爲中國計乎、竊計公何愛何親于袁世凱、豈真願盡忠哉、不過爲其權勢兵威、而觀望中立耳、豈知袁世凱之在今日、天怒人怨、衆叛親離甚矣、天下人人莫不知之矣、譬如雲南未起之先、孰知雲南之發憤、貴州未起之先、孰知貴州之仗義、四川劉存厚未起之

先、孰知劉存厚之倒戈、卽廣西之陸將軍、與公爲姻婭、而其發憤對袁、公所知也、近且樹獨立之旗、傳討賊之檄、率師東下、長驅大進、以公之助桀爲虐、而先與公爲敵矣、曩者湯鄉銘與陳宦反對中央之電、亦既流聞矣、張勳馮國璋朱瑞、密爲結合、待時而動、袁世凱畏之、欲撤藩而不敢、王占元李純、爲馮國璋之舊部、張敬堯曹錕靳雲鵬爲段之舊部、其餘北方諸將、皆段馮之舊部爲多、主帥旣已被疑、部將自必離心、近聞拱衛軍模範團、頻有內變、殺戮無數、而新華宮之內變、以族子之昵、親臣之子、警察之要官、亦謀刺刃於袁世凱腹中、然則內外合變、不期而同心、袁世凱之覆亡、不日不月、在蕭牆之內、殆不假乎南兵之力矣、而公魚遊于沸鼎之中、而以爲安、螳撐于車軌之內、而以爲勇、不亦謬乎、聞張巡按堅伯、謂雲南之變、三月可定、試觀內外蔓延之衆、譬猶火藥四伏、全宅將焚、而觀者徒謂一室之火、易於撲滅、豈不愚哉、又謂蔡松坡貌寢不颯、福薄無祿、無論言未必中也、卽令果爾、則孫策不終、已開吳祚、今者乃全國之怒、與松坡一人何關焉、將軍總戎百粵、手擁重兵、其所向背、足爲輕重、然公之捕黨人多矣、黨人之恨得公甚矣、公旣爲袁臣、

爲袁出力、則豈徒得罪黨人、實則得罪於天下、得罪于五千年之中國、危在旦夕、身死名辱、夫以坐擁百粵之大軍、而爲天怒人怨、必覆必亡之袁世凱、在清朝謂之不忠、對太夫人謂之不孝、對粵民謂之不仁、對自已謂之不智、雖至愚者不出此也、越臺花發、紅棉盛開、倚鎮海樓而憑闌、據粵秀山以俯望、萬家烟樹、八表同昏、公仰念前朝、俯對粵民、自念身世、豈不愴恨、漢人朱浮曰、凡舉事勿爲親厚者所痛、而爲仇讐者所快、勤盡所知、聊以爲報、想早定良猷、自求多福、無後悔也、爲國自愛、

徐勤

三月十五日



## 護國軍廣東全省總司令徐勤討袁檄

國賊袁世凱者、蠱目忍人、豺聲亂性、含奸藪慝、蘊毒滔天、猥緣喬木之世臣、擢典師干之重寄、屬當牝朝昏虐、媼相庸貪、以苞苴媚李聯英、不恥屈爲義兒、以暮夜豢奕劬榮祿、藉以依爲城社、遂乃綰符東魯、誤爲理民將畧之兼長、鎖鑰北門、謬以大畧雄才相推許、巨君藉椒房之勢要、下士咸譽謙恭、孟德既亂世之奸雄、典城自爲能吏、適逢多難、時際乏才、遂啓神姦、窺窬主器、厚樹私黨、超擢窮官、坐擁雄兵、盤據宮闕、齊高歡坐晉陽而遙領朝權、朱爾榮總文武而自稱天柱、當是時、在天津威震內外、有第二政府之疑、其胞兄告變刊章、有深恐族誅之懼、蓋其包藏禍心、闇干天位者久矣、暨及戊申、鼎湖之變、實預德宗弑逆之謀、幸免誅夷、罷歸桓上、乃內令袁克定、結小德張而拜兄弟、以易隆裕之心、外令徐世昌、結那桐而入政府、以鹽慶邸之腦、遂因武昌之兵起、成總揆之登庸、假立憲之高義、以收軍國之全權、借排滿之人心、而迫滿朝之禪讓、以寄命託孤之重、而爲孤兒寡婦之欺

、以大盜移國之奸、而僞天下爲公之盛、以專制帝王之欲、而冒民意共和之美、以辛亥誓殉君憲之忠、而又爲壬子効忠共和之誓、其背君售主、欺弄國民、亦已甚矣、於是始以高位厚祿、籠絡革命之英、繼即以重兵酷刑、誅鋤革命之傑、始以美言多金、誘進步黨而排國民黨、終則專制橫行、散國會而驅逐黨人、始則陽允南方之請願、就位于南京、既則自煽北軍之亂、仍卽位於北土、始則盛鋪革命之國慶、祭先烈而激揚、繼則斷止紀念之國慶、罷大典而停歇、始則誓守約法、優待議員而聽其議法、繼則擅改約法、僞設參政以代行立法、始則累誓保守共和、而剷除專制、繼則明布力行專制、而大反共和、始則深惡國會、竟敢廢自治而停選舉、今則改爲帝制、忽而選議員以開大會、始則裘治平請行帝制、則嚴令重罪之、宋育仁倡言復辟、則明布永綢之、終則籌安會、國民協會、明爲共和之叛逆、乃假借之、獎導之、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稱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謀、僞託爲舉國之民意、民選議員本至公無私、豈知名由官中直指、勸進電文之千篇一律、豈知稿由朝貴擬來、掩耳盜鈴、以予智自矜、隻手遮天、以愚民爲戲、其反覆無良、欺

詐弄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久矣、然假令袁世凱能富強中國、威震亞洲、有劉寄奴之才武、手定齊秦、有拿破崙之英雄、并吞歐土、然後竊帝號以自娛、行專制以爲政、則非劉公知晉有久亡之嘆、微管仲有吾其左衽之傷、則拯民之大德、足以興冀望之心、救國之殊勳、可以贖篡竊之罪、謳歌所屬、大寶自歸、然後取來白帽、加上黃袍、揮鞭捶以制八方、開閭闔以朝萬國、猶之可也、誰得拒之、然袁世凱自壬子以來、統國者四年、自癸丑之後、專制者二載、北失外蒙一萬里之金穴、西棄衛藏六千里之巖疆、近則南滿東蒙山東、其權利皆割、頃乃兵財警察軍械、以國命與人、吉林與渤海之疆、將淪異域、祈請爲賣國之使、戒行有期、竟以我五千年神聖之經營、千萬里古國之境土、四萬萬神明之胄裔、易彼一人一家之帝位焉、夫石敬瑭之稱臣作帝、始割燕雲、張邦昌藉敵稱尊、終辭位號、斯二人者、辱中國、供唾罵久矣、終不若袁世凱之全賣中國、斯誠人神所痛疾、覆載所不容、自有中國牛民以來、未有元惡大憝若斯之甚者也、且自古羿浞亂夏、操莽盜漢、馬劉蕭陳之相篡、宇文高洋之繼竊、或功在定亂、或力足制人、顧盼天位、屈伸

由己、未有妄欲竊號、畏鄰責而逡巡、強行改元、施外交而見拒、斯則齊侯似鼠、晝伏宵行、衛國如棋、朝更暮置、似茲庸妄之豎子、繼三五而顯庸、紫色蛙聲、欲分閏位、愚不自量、豈不輕中國而爲笑天下哉、若夫苛稅濫征、無孔不入、摸金都尉、徧于朝右、搜粟中郎、溢於閭左、較之清末、暴斂百之、禁賭而自開賭、禁烟而自賣烟、累借外債至數萬萬、與以路鑛、押與鹽稅、遂貽後禍、永永無窮、方當列強磨厲以須、歐戰雲興相競、乃袁世凱借無量之外貲、竭銖銖之民汗、既未鑄金錢以富國、又不治金革以強兵、其他民利國福之圖、未有分毫意計之及、惟有散金以獎暴徒、用兵以討民黨、廣養徧地之偵探、收買多數之報館、支公府之乾修、則人累五百、行暗殺之中線、則案逾四千、交通銀行之暗供、月逾百萬、財政部之決算、案皆支離、近者誅求、詭名日出、名爲內國公債、實則爲一人加冕之私債、號稱救國儲金、實只爲竊帝自娛之儲金、而吾民愛國好義、負販輿夫、竭囊盡橐、且有捐身斷脰、爲之勸捐者、豈不怪哉、誅及竊鈎、而騙同賊盜、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詩不云乎、言之醜也、以搜括之既盡、致抒抽之皆空、遂令哀鴻徧

野、羣盜滿山、工商不行、殷富徙外、民生至於塗炭、道路橫於豹虎、嗟嗟我同胞、何罪何辜、生不逢辰、覲茲多難、則袁世凱一人營帝位之私致之也、袁世凱陰賊雄猜、恣睢險詖、任用羣小、排斥元良、佞狡之徒登庸、廉讓之人引避、使貪使詐、激權利以成風、不孝不弟、棄鄉里則尊顯、遂至吏道多奸、貪殘滿路、廉恥盡喪、奸偽滋彰、衣冠皆爲盜賊、人道淪于禽獸、而袁世凱更以忌刻爲心、暗殺爲事、針藏綿裏、刀在笑中、尹昌衡之壯武、誘致幽囚、宋教仁之達才、遽加刺殺、甚至佐命若趙秉鈞、賜毒鳩脯、腹心若王治馨、假法行刑、而段祺瑞、張勳、馮國璋、皆其元勳、頻驚刺客、其他無論、凡入執法處者、不知所終、四年以來、暗殺數十、此蓋宋廢帝之淫昏、唐藩鎮之梟競、墨爹亞士之秘訣、而袁世凱力行而遠過之者也、故令肺腑離心、肘腋怨叛、模範團頻聞殺戮、拱衛軍密有誅夷、乃至其左右親臣、內外將吏、人疑其無恥、而攀龍附鳳、豈知實畏死、而隱忍偷生、故皆阿媚取容、慄慄自保、欲去不得、欲逃未能、然而大僚若熊希齡、湯化龍、汪大燮、梁啟超、韓國鈞、羅文幹等、皆相率引去、親舊若徐世昌、張謇、孫寶琦、費樹蔚、

亦拂衣而行、若黎元洪、周學熙、特欲行而不得耳、其餘僚吏望風解綬、朝宇幾空、卽各省將帥勸進殷勤、實皆各懷貳心、互通密款、中立觀望、審機待發、自餘則農商飲恨、賈豎慢罵、士女髮指而咒詈、將卒私談而磨刀、蓋衆叛親離、天怒人怨、未有若是之甚者也、乃尙託稱民意所歸、義不忍拂、人其誰欺、將欺天乎、夫民國之總統、猶公司之總理也、既爲國民所選用、卽可爲國民所棄黜、載在約法、其有失職、得以四分有三之議衆棄之、今之君主立憲國、猶有選舉之國會、乃以民主國而無國會、無選舉、無自治、是明犯約法、實大悖共和也、且立憲之君主、猶公其人民土地、不能私之、乃以總統能賣吾國土地人民、是私有其土地人民、而專制之也、國民未伸天討、已負罪責、夫以墨爹亞士之專、而未廢國會、以中南美廿國之日爭總統、而無人稱帝、以拿破崙稱帝、而未嘗賣國、惟今袁世凱兼之、乃敢明僭大位、家有中國、甚且售國土以易帝號、是以含識懷憤、薄海不容、嗟乎、吾五千年之中國、古今人何負於袁世凱乎、高麗爲吾藩屏、乃以東學黨擅開邊釁、而高麗亡于袁世凱之手、中國自強之命、賴於戊戌維新、而德宗與新政亡于袁世

凱之手、其後辛亥立憲、清朝亡于袁世凱之手、今茲乙卯稱帝、民國亡于袁世凱之手、所尤惴惴恐慄、戰戰私憂者、賣國約成、而全中國將爲高麗、永沉淪矣、豈真天降大厲、篤生是賊歟、凡我國民、與賣國賊袁世凱不共戴天、曷喪時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容、乃者滇黔起討罪之師、川湘有風雲之合、桂林獨立、興撻伐之義師、珠海英雄、展澄清之壯志、鄰國屬目、知民意之有真、敷天同仇、發人心之公憤、爰偕志士、共舉義旂、氣薄山河、勢侵雲日、前途雖衆、日見倒戈、民望來蘇、咸嗟後後、公等或外擁兵符、或內充武衛、并爲中華神明之胄、忍爲高麗亡國之奴、豈忍黨逆事仇、獎奸翼篡、當必戈矛齊舉、袍澤同修、伐罪弔民、以救中國、若其徘徊歧路、有味先機、或敢阻拒義師、甘爲公敵、則不知順昌逆亡之義、欲障土崩瓦解之勢也、昔章邯之大軍、終敗於揭竿之衆、桓立之勁旅、終亡於伐狄之夫、身死名裂、爲天下笑、豈若相機變化、轉禍爲福、或戮力以討王莽、或內變以誅董卓、申除賊之大義、炳如日星、著救國之元功、懸於天壤、嗚呼、殲厥元兇、淨洗我中華日月、協和五族、以保我子孫黎民、傳檄天下、咸使聞知、

# 金山世界日報 正埠

特 別 廣 告

本報

辦到各種時  
務新書發售  
並接印各種  
中西大小文  
件工美價廉

護國軍廣東全省總司令徐勤討袁檄

八

世界日報印





# 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後書

(梁啟超)

雲南軍政府討賊檄文中、指斥袁世凱運動帝制之罪惡、有威逼利誘、矯誣民意等語、袁氏乃嗾其素所奴畜之參政院、反唇相稽、謂雲南亦曾經表決贊成、曾經請願推戴、誰實逼之、而誰實誘之者、嗚呼、吾至是而不得不嘆袁氏惡膽之鉅而凶顏之厚也、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舉凡國內國外明眼人、其誰不知者、然而袁氏方以爲天下人皆易欺、狡不自承、以至今日、今北京政府致各省將軍巡按密電之全文既暴露矣、其電文皆有姓名、有月日、有印據、原紙且經軍政府拍照印布、袁氏及其黨人、縱有萬手、當莫能揜、縱有萬喙、當莫能賴、則請我全國父老昆弟乃至普天下萬國含生負氣之人類、試一張目以視、一閉目以思、此果何等妖孽、何等罪業、而乃容其橫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莫或過問也、今請將其各電中要點摘錄指證之、九月二十六日、孫毓筠電云、「現擬另籌徵求民意辦法、

由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統、就在省各縣紳民中、每縣擇定一人、召集臨時公民大會、九月二十七日、籌安會代表團電云、「各縣投票人、事實上雖係軍民長官指定、而形式上仍須用各縣推舉字樣、以昭鄭重、一面指定各縣投票人、一面即將各縣投票人姓名、分飭各縣知事補具詳文、正式推舉、但須倒填日月耳、」八月三十日、段芝貴等十人電云、「現擬定第一次辦法、用各省公民名義、向參政院代行立法院、上請願改革書、每省各具一請願書、均由此間代辦、隨將稿底電聞、請將尊名並貴省紳商列入、」夫公民名義而曰用、誰用之、政府用之也、用其名者、謂不必取其實云爾、請願改革公民、而由將軍巡按使都統、就在省人員擇定、公民耶、私民耶、請讀者一裁判之、各省請願改革之書、乃由段芝貴等十人代擬、此誰實願之、而誰實請之者、乃至二十餘省之將軍巡按紳商、皆由北京政府代爲之列名、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請讀者一裁判之、九月二十九日、朱啓鈴等電云、「現正提議另組公民大會、即在各省會地點、開會表決、以期速定大計、惟組織之方法、雖由參政院議定、而組織之精神、則在各監督長官有以操縱之而利用之、此項公民、每縣擬公推一人、能于在省各機

關挑選此項人員、必不至于誤會意旨、觀此、則公民機關、全恃長官之操縱利用可知也、請讀者試思所謂利用操縱者何事、而意旨之示人以勿誤會者又何事也、公民而在省中各機關挑選、公民耶、公吏耶、請讀者一裁判之、十月七日、朱啓鈴等十人電云、「國民代表大會推戴電中、須有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字樣、委託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電、須用各省國民大會名義、至商軍政各界推戴電、簽名者愈多愈妙、將來宣詔登極時、國民代表大會及商軍政各界慶賀書、亦請預擬備用、」觀此、則推戴袁世凱之由來可知也、參政院得有國民總代表資格之由來可知也、乃至各省各界無量數之推戴電及慶賀書、其由來皆可知也、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請讀者一裁判之、十月十日、國民會議事務局電云「國民會議議員各縣之初選當選人、實爲產出國民代表之樞機、允宜特別注意、各縣初選監督、當能體會入微、善爲運用、儘可于未舉行初選之前、先將有被選資格之人、詳加考察、擇其性行純和、宗旨一貫、能就範圍者、預擬爲初選當選人、再將選舉人設法指揮、妥爲支配、果有滯礙難通處、不妨隱加以無形之強制、」觀此、則國民大會之當選人、以何種

方法產出可知也、所謂體會運用、所謂能就範圍、所謂指揮支配、所謂無形強制、請讀者試思此何等語、其中含有幾許惡孽、更問讀者、此項選舉人、能否有絲毫自由選擇當選人之餘地、此項代表人、能否有絲毫自由主張意見之餘地、而天下萬國、往古來今、果聞有此種選舉法焉否也、十月十一日、朱啟鈐等十人電云、『每縣初選當選人來省報到、必須設招待員或派員、疏通意見、再由監督長官以談話宴飲爲名、召之至署、將君憲要旨、及中國大勢、並將擬定充選之人名示之、須用種種方法、總以必達目的爲止、』十月二十六日朱啟鈐等十人電云、『國體投票開票後、當即行推戴、無須再用投票手續、即由公等演說、應推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如贊成應起立、表決後、即將擬定之國民推戴書、交請各代表署名、事畢、再由公等演說推戴、及催促大皇帝即位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總代表、即將預擬之國民代表致代立法院電稿、交請各代表贊成、至推戴書文內、必須叙入字樣、已將漾電奉達此四十五字、萬勿更改、』嗚呼、吾閱錄至此、則已無從更下批評、讀者但繹文察義、則可以恍然于全國一千七百餘票、何故無

一票之反對、可以恍然于各省投票決定國體後、何故皆即以同日上推戴書、而無一省之延緩、可以恍然於各省何故一致委託參政院爲總代表、而無一省之參差、可以恍然於各省推戴書中、何故皆用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等四十五字、而無一字之異、嗚呼、民意耶、官意耶、帝意耶、請讀者自裁判之、十月二十九日、國民會議事務局電云、「前次電達以後、尊處用款、有無窒礙情形、統希隨時密示、本局謹當竭誠相助、以便尊處放手辦事、」請讀者掩卷一思、所放手以辦者何事、所竭誠以助者何款、吾更何言、吾惟欲問外國資本家借款與我者、與夫我國民之應募三年四年公債者、購儲蓄票者、捐救國儲金者、當初夢想所及、曾知其所出之款、乃作此項用途否也、十月十一日、國民會議事務局電云、「京外官署往來密商之件、實爲治亂安危所係、設或稍有洩漏、轉蹈事機不密之嫌、而事關國本密件、若傳於道路、尤恐貽政治歷史之污、此節對內對外、動關國家威信、務望特派親信人員、嚴密保管、」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該局電云、「此項電文、無論如何慎密、終涉跡象、倘爲外人偵悉、不免妄肆品評、更或史乘流傳、

遂留開國缺點、中央再四思維、以爲不如一律查明燒燬、萬望趕速慎密辦理、吾不知讀者諸君讀至此兩電、其感想何如、吾所最怪者、則袁氏及其黨人、乃猶知此爲政治歷史之污、乃猶知此爲開國缺點、乃猶知此爲有傷國家威信、乃猶知此爲難逃外人品評、夫袁氏不嘗日日揚言、謂改變國體、主權在民、政府更無發言之餘地乎、謂吾誓死不肯爲帝、無奈國民全體推戴強迫、勉犧牲身家以從其請乎、若果爾爾者、誠可謂最大之榮譽、最高之道德、何所謂污、何所謂缺、何害于威信、何畏於品評、而秘密之而燒燬之、何爲者也、以切切秘密亟亟燒燬之件、又曷爲而全文暴露于天下萬國人之眼前、則吾願袁氏及其黨人、勿怨他人、惟速自反焉可耳、十月十五日國民事務局電云、「國體改革、果能於形式上辦到絲毫無憾、自足爲久安長治之基、凡關於法律上之形式、除確有十分障礙者外、投票程序、務必表示鄭重、庶對內可以爲彈壓反側之資、對外可以杜干涉責任之漸、」十一月七日朱啓鈴等十人電云、「某國近藉口中國人心不一、恐有變亂、強拉英俄、隨同勸告、此事萬無緩辦之理、各省票數全体推戴齊至時、政府自當稍取委蛇遜讓態度、以表示重視邦交之意、而

在國民一方面、則宜表示決心、有進無退、使外人見我萬衆一心、則日之勸告、自歸無效而消滅矣、此事務希萬分秘密、嗚呼、吾又不知我邦人士讀此、其感想復何如、彼曷爲而設此種種形式、謂即此可以杜干涉也、及五國勸告既至、則又欲假借所謂民意者以嚇退之、尤可笑者、勸告明明五國、彼乃云某國藉口、強拉英俄、一若英俄等四國、全失其國家人格、全無復自由意志、惟聽某國之操縱指揮、一如彼之秘密奴使各省將軍巡按奴使公民奴使參政院然者、其侮辱友邦、至於此極、吾不知我友邦讀此、果作何感想也、至其欲勒逼國民表示決心、有進無退、使勸告無效而消滅者、我國民終受其逼勒與否、自是別一問題、若果悉遵彼之發蹤指示、則寧非政府率領全國國民、演第二次義和團之惡劇、此非吾故爲深文周納、請明眼人觀因推果、一審此電、作此語者是何心理也、以上各節、畧舉大端、至其種種鬼蜮情形、請讀者將各電原文子細熟觀、當能想像八九、質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產、不外右手挾利刀左手持金錢、嘯聚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演傀儡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內牽線、而其左右十數嬖人蠕蠕而動、此十數嬖人者、復牽第二線、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蠕蠕

而動、彼長官等復牽第三線、而千七百餘不識廉恥之輩、冒稱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其醜態穢聲播於社會者、何啻千百萬事、特其真憑實據、一時未能具體的暴白於大眾之前、故一任巧詞狡賴、莫可如何、今吾曾請全國父老及友邦公正賢達之士、各憑良心以鞫此獄、第一、請問數月以來、京外運動帝制所表現之事實、是否與各電所嗾使者一一符合、第二、請問此諸電者、能否由反對派捏造片詞隻字、拍照蓋印、原紙之影相機噐、是否可憑、第三、請問段芝貴、朱啓鈴、梁士詒、周自齊、張鎮芳、袁乃寬等十餘人、是否袁氏爪牙腹心、國民會議事務局、是否袁氏機關、(堂密)(華密)等電碼、是否袁氏之獨有秘密符號、由此觀之、則一齣傀儡戲、全由袁氏一人獨演、更安有絲毫疑義存者、然吾料袁氏于窮無復之之時、必且將爲無賴之辯、謂此等電皆彼輩羣小所私發、我始終未嘗與聞、若果爾者、則袁氏應是土木偶人、於萬事無所知覺、天下寧有此情理、即使強執無理之理、而硬推諉爲未嘗預聞秘密、則猶有許多公開之事、袁氏亦得諉爲不聞知否、彼籌安會非顯然犯罪之團體耶、據約法法律命令、無論若何辯護、該會員斷不能逃極刑、而在輦轂之下白晝橫行、袁氏豈得云未見、



何爲不解散其會、逮捕其人、參政院之國體開票、在十一月十一日、當未開票以前、人民之贊成君主、贊成共和、政府何從預知、而所謂大典籌備處者、于九月下旬已經成立、在總統府中設辦事機關、其處長處員、皆袁氏自行任命、袁氏又得諉爲不聞不知否、據此、可知此項密電者、皆由袁氏強迫段芝貴、朱啟鈞、周自齊、梁士詒等十餘人、用其名義以拍發、與彼電文中所商定強迫公民用其名義以推戴者、同一手法、平心論之、此次罪惡、豈惟各省將軍巡按使不能負其責任、即段朱周梁輩、亦僅爲從犯、而主犯實在袁世凱之一人、各省將軍巡按使、就法律上之責任言之、彼等皆有服從中央命令之義務、中央所命、云何能抗、即心中不以爲然、亦只得奉行惟謹、就政治上之責任言之、彼等欲扶持國家、翦滅叛賊、亦必須有所準備、待謀定然後動、觀於雲貴各省官長之態度、前此不得不虛與委蛇、至今日始能奉辭伐罪、則其他各省長官、類皆同一苦心、不難推見、故曰各省將軍巡按使無罪也、至如段朱周梁楊孫之輩、其人格之卑鄙齷齪、誠不足道、然不過欲做官耳、欲發財耳、若夫冒犯天下之大不韙、作此罪惡滔天之陰謀、彼等尙無此膽量、譬之畜犬、非得主人之嗾使、安敢妄恣

搏噬、是故此大陰謀一切表裏之責任、皆應由袁氏一人完全負之、可斷言也、此獄之主名既定、則罪狀何若、願與全國父老及各友邦公正賢達之士更進鞠之、法律上之罪狀、顯而易見者也、元首叛逆行爲之制裁、明載於約法中、其他若紊亂國憲之罪、陰謀煽動破壞國體之罪、見于刑律及單行法律命令中者、不下十數條、吾今不必一一徵引、若國家法律、猶能保持絲毫効力者、則袁氏數月來之行爲、若者宜受死刑之宣告、若者宜受無期徒刑、或某某等有期徒刑之宣告、若者宜受停止公權褫奪公權之宣告、若者一罪累犯、若者數罪俱發、案據事實、印合條文、鐵案如山、何所逃避、然法律既皆被犯罪人自身蹂躪以盡、國家所挾以繩之者既全失其具、然則吾民除以實力擁護法律復活法律外、更有何道以圖救濟者、嗚呼、我國父老昆弟其諦思之、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其諦思之、使我國國約法第三十一條第九項、猶能有一二分効力之存在、則今茲之事、以立法院一度之彈劾、大理院一紙之裁判、萬事皆了、而何至動干戈於邦內、尤當知我中國此數年中若猶爲有法律之國家、則袁氏與其徒黨、自當有所嚴憚、而種種獸性賊技、皆戢不敢發、更何從有今日之事、又當知此等憲典法令、本

皆袁政府躬自制定、躬自頒布、就中號稱國家根本大法之約法、袁氏已惡原本之不便于己、而擅自改定以成今本、我國民之於立法事業、久已無絲毫容喙之權能、一切法律、皆隨袁氏一人所認爲利便者以制定之、以自身所制定之法律、而自身日日破壞其効力、則法律更何所託命者、而託命於法律之下之人民更何所託命者、嗚呼、吾欲問我全國父老昆弟、吾欲問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問國家爲物、是否無法律而可以生存、問人民生息于無法律之國家之下者、是否有立根據本能以亟求建設法律厲行法律之權利、是否有應犧牲一切以擁護現行法律之義務、夫我國民今日之反抗袁氏者、在外人或視爲法律外之行動、雖然、當思法律外之行動、誰實爲始作俑之人、使法律之爲物、尚有幾微之痕跡留存于袁氏心目中、則吾民固甚願在法律內與之周旋、譬之私人曲直之相持、苟有法廷可以赴愬、誰樂舍此而出于決鬥、我國民今日所處之境遇、願我友邦公正明達之士、一易地而思也、况乎卽執法律以相繩、則我國民今日之舉動、正自有法理上極強之根據、吾願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諦審諦觀、今茲之役、誰實爲革命、誰實爲叛亂、請問維持現行國體者爲革命耶、抑在現行國體之下、謀

推翻之以別建反對之國體者爲革命耶、遵守現行憲法法律者爲叛亂耶、破壞現行憲法法律者爲叛亂耶、此種最普通之定義、無論何人、應皆可立答、而決無絲毫游移商權之餘地明甚、則更請子細覆讀此十五通之電文、而印合以數月來之事實、試問袁氏及其徒黨之爲革命爲叛亂、又豈更有絲毫游移商權之餘地者、則更問國中既有此種革命叛亂之人、凡奉職於國家機關者、應否竭其力之所及以討伐而平定之、明乎此義、則知今茲各省將軍巡按使、以中華民國守土之官、討中華民國叛國之賊、實爲法律範圍內應行之權利、不容辭之義務、或者不察、乃反以革命軍之名加諸各省、其顛倒黑白不亦甚耶、抑我國民所爲深惡痛絕於袁氏者、不徒在其法律上之罪狀而已、而實在其道德上之罪狀、法律上之罪狀、害僅中于一時、道德上之罪狀、毒乃延于累世、法律上之罪狀、僅爲一國國民之所難恕容、道德上之罪狀、實爲世界人類所宜同嫉、道德之節目萬端、而其根本之根本、莫重于有信、一切惡人皆可以遷善、惟專作妄語之人、自欺其良心之人、則永絕善根、萬劫不植、袁氏一生、其言與行無一不相違、其心與口無一而相應、彼袁氏蓋天下古今第一愛說謊且善說謊之人也、苟非爾者、何至

有爾許多人爲其所賣、夫鄙人即曾被賣之一人矣、彼其生平說謊之歷史、若悉數之、恐累數萬言而不能盡、即以五年來兩次變更國體之已事論之、猶憶當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之交、袁氏早與武昌南京通款輸情、授受總統、其間蓋歷四五十日、而袁氏于此期間、蓋無日不指天誓日、謂以死效忠於清室、直至宣布共和之前數日、其心腹將帥若段祺瑞馮國璋張勳等蓋猶在夢中也、至於此次之稱帝、彼其四年以來矢忠共和之言、已章章在人耳目者且勿論、直至籌安會發生之前一月、馮將軍入謁、彼猶言若強之爲帝、將逃往英倫、此語會由馮將軍宣布之于各報中、盡人所同見也、籌安會發生以後、京外官吏往見者、彼之言論、壹皆與所以語馮將軍者大同小異、尤有外國報館訪事往謁、彼言帝制非所主張、彼常以恪遵約法擁護共和爲職志、此語登於紐約獨立週報中、上海泰晤士報及各報多轉載、又盡人所同見也、此猶可曰口說無憑、當九月初二日參政院開院時、彼所下教令、不啻明言本大總統認改變國體爲不合事宜乎、此猶曰對內也、彼答覆五國警告、不啻明言主權在民、人民欲采何種國體、政府無權過問乎、而豈知彼一面日日作此等語調、發此等文書、裝作浮雲富貴敝屣

萬乘之態、一面乃日日嗾使其徒黨、徧發彼窮醜極穢之種種密電、欽派代表敕令推戴、如此行爲、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夫以彼兩次就任、疊宣明誓、而背棄之若無物、天猶敢欺、何況于人、責以道德、徒形詞費、最可惜者各友邦人士、至今猶在夢中、而甘受其侮弄者、尙多數耳、俚諺有云、寧遇大盜、勿逢狗偷、袁既處心積慮、欲篡取國家爲其一姓之私產、使彼果有膽量者、能堂堂正正標出旗幟曰、我欲爲帝、爾四萬萬人其速奉我爲帝、不爾者吾將屠戮之、世界各國其速認我爲帝、不爾者吾將攻伐之、似此雖蠻橫、猶不失爲有血有氣之一男子、今乃專用鼠竊伎倆、晝伏夜動、東偷一孟、西偷一鉢、以前清託孤之大臣而盜賣前清、以民國服務之公僕而盜竊民國、既假借外人言論〔古德諾〕以劫持吾民、復冒用吾民名義、以欺罔列國、不自量度而貿然嘗試、一遇挫折則覲然乞憐、以總統爲未足、則覬覦皇帝、若皇帝做不成則又將謀保總統、險詐反覆、卑劣無恥、一至此極、以此等人而爲一國之元首、吾實爲中國人羞之、以此等人而全世界人類四分之一歸其統治、吾實爲全世界人類羞之、護國軍總司令蔡將軍誓師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

爲我國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嗚呼、我全國父老昆弟及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曾亦知將軍此言、其中含有幾斗之血、幾斛之淚者、嗚呼、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元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曷嘗有所謂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縱橫披猖盤旋熏灼於人人心目中而已、夫無論何國、皆中人之資格居大多數、中人云者、導之善則可以嚮善、導之惡則可以趨惡、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以黃金誘人于前、而以白刃脅人於後、務欲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自非眞強立之士、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嗚呼、吾實有奇恥深痛之語、羞與友邦人士言、而又不能不自訟于友邦人士之前者、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此無庸爲諱者也、而此種罪業誰造之、吾敢斷言曰、袁氏一人造之、袁氏窺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其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窘蹙之、使其不能自存、當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

以自植勢力、我國政界惡濁之空氣、實自茲播種、及其爲總統、乃益煽而揚之、試思以此種人爲淘汰之術、挾大力以鼓鑄社會、云何可當、使袁氏帝國成立、廢續行此政策、數年乃至數十年、其必善類日漸滅絕、惟惡種獨能流傳、其不至舉我全國人盡喪失其爲人類之價值焉而不止也、夫人類之生于宇宙間、自其公共之目的與公共之天職、即各人各自潛發其良知良能、以貢獻於社會、而使社會日向上是已、然則人類社會一部分之墮落、即爲人類社會全体公產之損耗、其理甚明、今全世界之人類十六萬萬耳、而其中乃有四萬萬見扼於袁氏之手、日日獎勵其獸性獸慾、而剷絕其人類之本能、此種人道公敵若不驅除、吾恐世界末日之期、行將逼近矣、我國民之反抗袁氏、實由自覺爲人類全社會之一員、不甘使我自己及我子孫日淪於禽獸、蔡將軍所謂爲國民爭回人格者、此其義一也、復次我國民道德雖云墮落、然現在已經墮落者、不過鬪茸官吏之一部分、其多數人民之質直潔白、固依然也、即官吏之大部分中、其良心雖日即麻木、然究未嘗消滅也、袁氏欲爲帝則竟自帝、吾民力不能抗而聽其所爲、夫又何懟、今也不然、曰吾不欲爲帝也、汝等四萬萬人強帝我、我其何所逃避、嗚呼、我



友邦人士欲知我國民有若干人願帝袁氏乎、吾恨有一法不能試演、若能召集全國民于外國領土內、使爲無記名投票、則百票中必有九十九票之反對、吾敢斷言也、此法既不能試演、似無由證實吾言、雖然、諸君若肯將此十五通密電細讀細思、自能得確切不磨之反證、試思贊成帝制推戴袁世凱而果爲民意、則何故由袁氏爪牙腹心發起、何故必由各省長官指派代表、何故代表以在省各機關之人員充選、何故由北京代擬請願書推戴書、何故以政府訓令明示種種操縱利用之法、此等疑問、五尺童子所能立答也、抑尤當知天下事無論大小問題、謂一國中只有贊成、絕無反對、此實爲事理所絕無、昔一八零四年、拿破崙一世稱帝、行國民總投票、贊成者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三百二十九票、反對者仍有二千五百六十九票、一八五二年拿破崙三世稱帝、贊成者七百八十三萬九千票、反對者猶有二十五萬三千票、今也參政院所開之一千七百八十票、求一張之反對者而不可得、請明眼人一思、此豈復情理內之現象者、要之此次實演一齣催眠術之幻劇、袁氏及其徒黨十數人爲施術者、而參政院各省軍民長官乃至代表人選舉人、皆爲受術者、又如機器、袁氏及其徒黨十數人、自司轉捩、而參政院各

省軍民長官爲其軸、代表人選舉人爲其輪、催眠劇之受術者爲有人格耶、爲無人格耶、此次當事人被袁氏蹂躪人格之明證也、其所謂選舉者、謂吾民選舉也、吾民則何嘗選舉者、其所謂代表者、謂代表吾民也、吾民則何嘗請其代表者、實際上四萬萬人無一人不反對、而彼乃強指爲四萬萬人無一人不贊成、（譬諸強姦一弱女、使旁人代之署婚證、挾以爲據、謂此女情甘從我、天下冤憤、其孰過此、）此全體國民被袁氏蹂躪人格之明證也、今次各省軍巡長官之反抗袁氏、乃表明我不甘爲催眠劇之受術者、不甘爲機器之輪、一般民人之反抗袁氏、乃表明我不甘受強姦、不能承認他人代我署名之婚證、蔡將軍所謂爲國民爭回人格者、此其義一也、嗚呼、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其思之、凡人生于天地間、是否有應自保持其人格之權利、是否有應自保持其人格之義務、更還觀我國民今日所處之境遇、何等黑闇、何等冤酷、使他國人易地以處、其自衛之道、宜何若也、尤有一事欲請我友邦人士諦審毋誤者、須知今次我國民之反抗袁氏、絕非由某地方之特別惡感、絕非由某黨派之特別私仇、質而言之、除袁氏之鷹犬百數十外、直可謂之全國一致、不過或爲積極的反抗、或爲消極的反抗、各因其性情

地位而態度少殊、且積極態度之表示、亦不能不審時機而後發耳、今舉其已顯著者、若雲貴首義之蔡鍔、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戴戡等、本非袁氏之敵黨、盡人所同見也、不寧惟是、彼袁氏二十年來最親交之友人、前此曾任最高要之職者、或現今仍任最要之職者、文官若北方之某氏某氏、南方之某氏、武官若北方之某氏、南方之某氏、皆凝然示其不屈之態、吾今不必歷舉其名、實則此已等于公開之秘密、稍留心我國時事者宜共知之、即如鄙人、固亦曾與袁氏共事數年、曾竭吾心力以爲彼贊助、此次國體問題發生、吾以友誼婉勸力爭、不知幾度、吾豈樂與反抗者、而我之良心、遂迫我使不得終默、吾雖不文、然吾之此文、字字皆能委曲傳達全國人民之心理、吾敢公言也、以吾觀之、此次我國民之反抗袁氏、在國法上爲討伐一國之叛逆、在道德上爲驅除人類之妖魔、一息尙存、義無反顧、欲其寤息、惟有兩途、一則袁氏退讓政權、一則袁氏將我國民屠殺過半、而我國民所深望于我友邦者、則願兩無所袒、靜待我國民之自圖解決、若我友邦以平昔與袁氏有私人交誼故、不忍其哀鳴籲懇、而或貸助以金錢、或代被迫害其敵、此固各友邦之自由、抑亦尋常國際上習見之成例、吾國民固絕不

敢有所怨懟、惟吾欲請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稍放遠眼光、一觀我國形勢、各友邦若執扶袁之態度、爲能脫我國於危亂耶、抑益陷我國于危亂耶、更欲請我友邦公正賢達之士、當手持經卷對越上帝時、一自聽其良心所宣之命令、應否助一惡魔、使得肆其淫威以蹙四萬萬良善之民于死地、他國民爲擁護法律保持人格起見、不得已而行其自衛權者、其人爲可憐可敬、抑爲可憎可嫉、吾知我友邦其必有以善處此矣、

吾於篇末、宜更贅數言、讀吾文者、慎勿以吾爲訕諷一國元首也、謂吾所指斥者爲中華民國元首耶、則中華民國已無元首、謂吾所指斥者爲中華帝國元首耶、則世界上并無中華帝國、曷言乎中華民國已無元首耶、約法上犯叛逆罪之人、其大總統資格當然消滅固無論矣、且袁氏亦已不復以大總統自居、新華宮中、固久無大總統其人也、此文撰成後、續見各報登北京大典籌備處一月二十五日發各省通電云、（現在我國所奉元首爲皇帝、而非大總統、今上所居者爲皇帝地位而非總統地位）云云、觀此則我中華民國已無大總統其人益可信、曷言乎世界上並無中華帝國耶、則還質之我友邦、我友邦若曰有之、則吾無詞也、若猶

未有也、則吾不知所謂帝國元首者爲何物也、夫對於一國元首、宜有相當敬禮、吾能知之、今吾所口誅筆伐者乃一匹夫、故吾得恣吾言而無所不盡也、抑吾此文一露布、其必有莫大之危險與莫大之艱窘隨乎吾後、吾自知之、天下人亦皆能知之、然吾以中國國民一分子之資格、以世界人類一分子之資格、吾確信露布此文、爲吾身不容辭之義務、吾若有所畏憚規避、吾良心之責備、吾弗能堪也、我全國父老昆弟、尙其鑒諸、我友邦公正達賢之士、尙其鑒諸、

金山  
廣滋藥房  
(馳名膏丹丸散)

參茸  
三鞭  
補腎丸

大盒十元 小盒二元  
中盒五元 元五毛

此丸用鹿驢海狗三鞭配合參茸固本生精健腎之藥度製而成專補精血不足腎元不固善能養心血長精神扶元陽健體魄功不盡述願衛生諸君留意

花柳八寶搜毒仙丹

每樽四元  
統治各種新舊橫痃芒菓疔魚口遠年疔墜爛脚一切奇難花柳屢醫不愈諸症不妨一試

第一立止

白濁丸  
逢濁必止  
每盒三元

化痰止咳丸

順氣丸  
逢咳必應  
每樽二元

獨步遠年

虛丸  
見功最速  
每盒五元

Quong Isee Co.

882 Cla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l., U. S. A.

湯耀吾醫生披露

本報接造

笠巴圖章

工甚精美

價極低廉

同胞如意

定造勿遲

金山  
正埠  
世界日報謹啓

## 孫洪伊泣告北方同鄉父老兄弟書

天地慘瀆、日月昏黑、五千年古國之大命、呼吸在於俄頃、四百兆黃帝之羣  
胄、殄瘁終於萬劫、洪伊心驚骨折、血盡淚竭、敬告我最親愛最尊敬在官在  
野諸父老伯叔兄弟、昔在辛亥、武昌發難、內順輿情、外維大勢、推翻帝政  
、制定共和、百日用兵、四海大定、公等以維持國家之故、而贊助共和、以  
擁護共和之故、而推戴猿氏、用心良苦、厥功至偉、乃袁氏不以公等之心爲  
心、而借公等之力以爲力、就職以來、專橫暴肆、蹂躪法律、紊亂財政、壓  
抑人民、割喪土地、吾人方隱忍以顧大局、彼益猖披而行詭謀、覬覦非常、  
盜竊神器、夫國家新建、僅僅四年、喪亂頻仍、喘息不暇、遽言更革、已非  
所以重民生而培國脈也、况改朝竊號、奸宄所爲、而危險之事乎、奪四萬萬  
人之國家、而私諸一家一姓、革命之禍、後必仍多、况斷賣國家、以博取皇  
帝乎、實之既亡、名將焉取、彼誠劉豫石敬瑭張邦昌之不若、而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不容者也、乃袁氏帝夢方酣、人言不恤、嚴範孫、彼之所謂蔡

邕也、以泣諫而不從、徐菊人、彼之所謂嚴子陵也、以去就爭而不聽、張一麟、彼之所謂荀文若也、痛哭流涕言之、而置之閒部、袁克文、彼之所謂陳思也、垂涕泣而道之、而幽諸深宮、周玉山、兒女嫵親、效馬伏波誠子之文、費樹蔚、感恩知己、續稽叔夜絕交之論、汪鳳瀛、有七不可之書、梁任公、有異哉國體問題之著、其餘熊希齡、周樹模、湯化龍、羅文幹、王家襄諸君、或有託而逃焉、皆深惡而絕之者也、然此猶文士之不足阻撓大計也、而武人則何如、黎副總統、不出參政院、而衛隊加嚴、段總長、已辭陸軍部、而刺客屢見、朱將軍瑞、不入覲、而求其姪於京以爲質、陸上將軍榮廷、未銷假、而酖其子於途以示威、故舊不足恃也、馮上將軍國璋、以政事堂一電、而北軍南下者數千、刺客發覺者亦數次、親近亦不能相容也、模範團拱衛軍兵士被戮者數十、團長受誅者又數人、然此猶反對之足撓盛怒也、而贊成又何如、蔡鏗在通電十二人之列、何以居宅被搜、趙爾巽、李經羲、亦非有辭官告病著書立說之罪、何至以警察監視、湯鄉銘勸進至勤、陳宦奉事至謹、何又疑爲副總統之人、龍濟光、贊成或非本心、巡按既任其兄、何忽使張鳴



岐不奔喪而留粵、總之袁氏之待遇諸將也、事之愈久、猜之愈深、言之愈甘、恨之愈深、寵之愈厚、報之愈毒、引之愈親、奪之愈速、然此猶近事之偶露端倪也、而前事又何如、唐紹儀、生死患難、廿年交舊、調和南北、又著大功、總理躑躅、迫之使逃、隙末凶終、遂成離絕、趙智庵、鷹犬是任、狼狽爲奸、主使京津兵變、藉脫離就職南京之行、誦殺宋教仁、圖破壞責任內閣之制、卒也、受心腹之寄者、成心腹之疾、殺趙滅口、毒而死之、殺宋教仁之應夔丞、既使兩等偵探於車上而殺之、殺應夔丞之二探、令陸建章於陝西而殺之、輾轉相尋、有功亦誅、無罪亦戮、王治馨、本倚畀方隆、以趙故誅之、而恤其家、徐樹錚、亦有微勞足錄、以段祺瑞故去之、而加以罪、今段更被禁、馮又被疑、韓信彭越、焉能倖免、則凡曾部隸於二公者、其又安知死所耶、卽不然、兔死狐悲、亦傷其類、烏盡弓藏、終有其時、往事明徵、禍不遠矣、然此猶個人之不足與同患難共安樂也、而大局又何如、今者鹵簿已備、宮殿已修、帝稱已令行于表文、侯爵又見封於死將、慘淡之九天、望闔闔而將開、諧媚之百官、覩冕旒而欲拜、聞有日矣、四國警告、突如其

來、某國尤甚、聞條件比五月九日第五款加酷、所謂加酷者、高麗之合併、安南之保護、印度之滅亡而已、現更霸燄高張、野心勃發、增師派艦、耽逐南北、彎弓盤馬、抵隙待時、利吾帝制揭幕之交、長驅直進、薄我京畿、鹽吾頭腦、或執大院君以歸、或設統監而代治、文官必流爲奴虜、武官將易以敵將、祿位終於不保、性命懸於不測、凡有血氣、具有天良、其能稱順民事異族乎、公等地位之危、吾北省密邇京師、受禍亦將至酷、素仰公等熱心報國、大義干霄、忠於一國以求生、而不私於一人以效死、寧爲匹萬萬人死而榮、不爲一姓一家生而辱、激勵同志、申討國賊、大江南北、憤氣彌漫、將鎮已皆發奮、人民咸樂輸將、誓將姪皇帝孫皇帝驅除於域外、而爲四萬萬同胞還自由之神、二萬萬里中國成不朽之業、此則洪伊粉身碎骨所不辭、赴火蹈刃所不避也、北望於邑、哀痛萬千、慘不成聲、泣血敬告、